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61

葉石林春秋傳序

宋吳郡葉少蘊當紹興中著春秋傳考讞三書凡七十卷又爲指要總例二卷例論五十九篇開熙中公孫筠守延平刊於郡齋歷世既久其書不可盡見所見者傳二十卷而已少蘊之言曰春秋非爲當世而作爲天下後世而作也後世言春秋者不外三家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其不得於事者則考於義不得於義者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是傳辯定考究最稱精詳直齋陳振孫言其學視諸儒爲

通志堂

門口 12
歸卷

精則是書豈非有志春秋者所當研究者歟其爲讞
也即啖趙辯疑劉氏權衡而正其誤補其疏略自序
春秋考曰自吾所爲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
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
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三書者闕一則無以見少蘊
之用心而惜乎今之不得見其全也雖然即傳所取
之義以求其所舍擇縱全書未能盡窺亦可得其大
槩矣況四海之大好事之儒藏書之老寧無秘而傳
之者安知不因是書之行而亟出歟少蘊名夢得官
至參知政事生平具見宋史居吳興弁山爲園亭奇
石森列故用楚詞天問語自號云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石林先生春秋傳序

葉子曰春秋爲魯而作乎爲周而作乎爲當時諸侯而作乎爲天下與後世而作乎曰爲魯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爲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爲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爲天下作歟爲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雨雹雪霜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

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蝝蜚麋蜮鸜鵒鴝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間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爲年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爲王由是可以爲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帝由是可以爲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

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爲天下也爲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

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者所可共覩則其爲與爲奪爲是爲非爲生爲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爲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一

葉氏

隱公一

春秋何始乎隱公王政不行而王法絕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於陳靈公則何始乎隱公無王詩也二雅至幽王而絕平王東遷詩下降於國風而王迹熄矣隱公之始平王之末也而惠公先焉何以不始於惠公而始隱公是春秋之義也天者能生殺萬物者也天子者繼天以取法者也春秋者代天子以行法者也天道運於四時布於十有二月備於三百有六十日周公達而在上故

佐天子者列天地四時以爲之職而作周官設其屬三百有六十以當暮之日而取法者顯矣孔子窮而在下故代天子者具四時以爲年而作春秋斷自隱公爲十有二公以當月之數而行法者著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古者天子冕十有二旒服十有二章圭十有二寸其食也鼎十有二物列天下十有二州而時巡以十有二歲皆所以法天也而孔子不得行之於其君故其託之於春秋亦曰春者天之所以生萬物而吾彰善以褒焉者也秋者天之所以殺萬物而吾懲惡以貶焉者也是以因古史而爲之名茲不以周公天地四時名官者歟夫然故載之十有二公之

行事以備其數則亦以三百六十爲之屬之意也是說也古之人有傳之者而何休獨知之春秋感獲麟而作乎作而絕筆於獲麟乎感獲麟而作也吾何以知之孔子求爲周公者也蓋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周之失政自隱公魯之失政自宣公三桓之不得專國政自陽虎孔子蓋傷之而知其莫能爲也故其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及其中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至於獲麟非特王者之瑞不至所以爲王者之瑞且不得自保而獲焉則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其察於天者如是其審以爲明王不作而天下莫能
宗予然後載之空言以爲之終而作春秋逆而推之
上始於隱公是說也古之人有傳之者而杜預獨知
之惟知春秋之名而後知天子所以法天知春秋之
作而後知孔子所以代天子知春秋之取十二公而
後知代天子以法天之道如是而可與言春秋矣

元年春王正月

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協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
同諸侯繼世而有其國故即位而見始者各得稱
元年以自異年者其總名月者政令之所從施也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

即位而不求其爲仁者也故不曰一年曰元年子
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未有始行事而
不求其爲正者也故不曰一月曰正月古者命是
久矣王者上求法於天而下以爲政於天下故春
秋舉王於元年春正月之間此百王不易之道也
諸侯受朔於天子元年者已之所有也正月者王
之所頒也知其爲王正月而諸侯之道盡矣隱何
以不書即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惠公則正私
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曰是桓之位而非
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即位以治
其不正不書非不即位也諸侯繼世未有不即位

而成君者以爲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没之以正其志也葉子曰隱桓之事三傳言之各不同左氏以仲子爲桓母而惠公再娶於宋仲子爲嫡夫人桓公爲嫡子故謂隱不得立而以即位爲攝立桓公爲太子而已奉之此以事推之也不知仲子非桓母諸侯禮不得再娶桓惡得爲嫡而立則事不足信矣公羊以立子以貴不以長而爲子以母貴之論故謂桓幼貴而宜立隱長賤而不宜立此以義推之也不知諸侯一娶九女爲貴賤者嫡庶爾禮未有衆妾而別貴賤者桓惡得以貴而立則義不足取矣惟穀梁以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

隱蓋受國於惠而正者也隱探先君之邪心而欲以與桓則隱不能守其位而失正者也經書正月不書即位其說在是矣禮王后無嫡則立長惠公既無元妃則隱與桓皆庶子而隱爲長隱之宜立不特受之於先君亦禮之所宜立也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魯附庸之國也五等之國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以達於天子曰附庸視王之大夫四命皆以字見儀父邾子克之字也盟天子之事也古者天子與諸侯非其節而時見曰會不能時巡而衆見曰同皆設方明盟於國門之外昭神明也諸侯有不協

請於天子而後盟司盟掌之諸侯不得擅相盟凡盟之志皆惡也有以外為主彼欲盟而我從之則言公會某盟於某會聚辭也有以內為主我欲盟而連彼則言公及某盟於某及連辭也不日闕文也葉子曰記史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然歟曰然春秋以日月為例歟曰否繫事以日月史之常也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春秋者約魯史而為之者也日月史不可以盡得則春秋亦安得而盡書哉必將以為例有當見而史一失之則凡為例者皆廢矣故日月不可以為例為是說者公羊穀梁之過也然則何以有日或不日或月有不月

此史之闕而春秋不能益也以為非義之所在則從史而已間有待之以見義而適得者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時之失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見即位之節也而不可為常亦有經成而後亡之者夏五之類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母弟也挈鄭伯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不曰殺曰克著其以力勝之必於殺而後已也于鄢遠也大夫三命而後氏段不稱公子未三命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必有見焉而後挈之罪在兄而舉屬不友也罪在弟而舉屬不恭也段

何以不言弟兩責之也視之若非兄弟然鄭伯與段蓋爭國者也即位而與之京祭仲以爲過制而不禁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命二鄙貳於己公子呂言之而不聽曰無庸將自及至收貳以爲己邑呂復以爲得衆而不顧曰不義不昵厚將崩不已禍於將萌稔而至於襲我然後一舉而以二百乘伐之内有武姜之愛而不恤必殺而後已者鄭伯之志也去而之鄢可以久矣又往及焉殺不足以言之天敘五典兄弟居其一賊其親而棄其天鄭伯無與立於天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非夫人也其卒在隱公之世未嘗致爲夫人也歸死曰賻歸生曰賵賻以貨財賵以車馬宰大宰也上大夫也咺名也王之上大夫以邑爵見而不名妾母非王之所宜賵故咺去邑爵而名妾也葉子曰太宰王之所與治邦國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在焉春秋舉而加之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至僖公而以宰周公來聘蓋已屈矣若桓公以弒立而宰渠伯糾聘之則有甚焉故貶而加名仲子妾也而宰咺賵之則又甚焉故貶而去邑爵春秋之用法固有漸也以爲王不可以遽貶故即其使以見之將使王天

下者有以自反也然王使榮叔歸成風含且賵使
召伯來會葬不貶榮叔召伯而去天以貶王何也
仲子猶妾也成風以妾為夫人矣賵仲子禮之
所不宜為也含賵成風而葬之則成之以為夫人
非特禮之所不宜為也以妾為嫡此王之所應治
不能治而反成之王之不王孰大於此是不足以
繼天者非使之所可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人微者也及者何公也何以不書公殺恥也凡
公與微者盟無事而屈之則見公以示貶有為而
求之則沒公以殺恥宿國也地以國者國亦與盟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及者之為公歟春秋凡兩微
者之盟不志略小事也大夫以上書則或以名或
以名氏今但言及而不目其人則誰乎春秋蓋有
以公及人者矣公及苫人盟於浮來之類是也古
者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禮卿不會公侯會伯
子男可也夫公侯卿且不得會況微者乎公與卿
大夫微者盟皆恥也然有不得已而非公之本意
者則沒公有如及陽處父盟者焉則及微者盟而
不目其人固以公為恥而沒公者也春秋者原情
以定罪者也以為有為而求之非吾所欲也吾既
以自為恥矣故為之隱而沒公無事而屈之可以

已矣而吾欲焉則吾何懼於恥故從而著之以見公宋盟之事於傳無傳而左氏以爲始通惠公娶于宋隱公亦娶于宋魯宋蓋婚姻之國也今曰始通則前蓋嘗有絶之矣宿盟之後宋穆公遂以卒來赴而公葬之自是復遇宋公於清兩國不交兵者十年至於齊鄭爲好然後暈始伐宋則是盟非公有爲而求之乎浮來之役左氏以爲戒紀好善小國也雖以子帛之盟息怨於我我不能自強而猶假以爲重至莒以微者敵之而不愧斯亦可已矣而公從之宜其不爲公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寰内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不書朝不與其朝也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有天子在不敢以貳故凡夷狄不責其朝亦不能朝則不書朝凡内諸侯不正其與外朝亦不可受其朝亦不書朝皆曰來葉子曰吾觀於詩書以參春秋凡王之公卿大夫士有稱爵與邑如周公召公毛伯苟伯者有稱氏與爵如劉子單子蒍有稱氏與字如南仲仍叔者有稱氏與名如劉夏石尚者有去氏稱名如宰渠者有名氏俱不稱稱人如王人者然後知詩書之所見其制名者甚備春秋之所書其正名者甚嚴也凡王之公卿皆大夫也有

上大夫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古者二十冠而字曰伯某甫字與名並見故伯牛仲弓之類男子之通稱也至五十爲大夫則有爵矣又敬其字繫以氏而不名以是差而上之大夫始爵以字繫氏而不名則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中大夫宜以氏繫爵則劉子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繫爵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則周公召公毛伯苟伯之類皆上大夫也由字而上則爵而已卿可以兼公皆上大夫故爵邑不嫌同辭下大夫不可兼中大夫之職故以氏與爵爲辨此仕於王朝者也其封於寰內

三公之田視公侯故公食於邑亦稱公州公之類是也卿視伯故卿食於邑亦稱伯祭伯之類是也以是差而下之下大夫名則劉夏石尚皆上士也中士去氏稱名則棄中士也上士以氏繫名下士微矣名氏俱不足稱而稱人則王人皆下士也自人爲名自名爲氏自氏爲字自字爲爵自爵爲邑其等以是爲差莫不有命數焉即其命數以推於諸侯之卿大夫士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大國公也次國侯伯也小國子男也王之上士三命亦當以名氏見則甯俞華大國次國之卿亦三命亦當以名氏見則甯俞華

元之類皆卿也王之中士再命以名見大國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再命亦當以名見則鄭宛苫慶之類皆大夫與卿也王之下士一命以人見則大國次國之上士小國之大夫亦一命亦當以人見而大國次國之中士下士與小國之士其辭窮矣皆當以人見則宋人邾人之類皆士也故諸侯之臣非嘗入而爲王卿士者皆無得以氏字見諸侯無四命之大夫也王之所以爲王者以有禮也禮之所以爲有禮者以有名分也王政不作而禮廢禮廢而天下之名分亂矣舉先王之典而申之示天下爲復有王者必春秋而後能正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皆氏也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而後以氏見故公子亦三命而後以氏見內大夫卒外大夫不卒爲之服者則卒之不爲服者則不卒內外之辭也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以爲君臣同體皆所以示有恩也則諸侯之卿大夫冕亦有以爲之服如王之服者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西方之夷流入於中國者也既僭盟矣又僭而

爲直會焉此天子所以禮諸侯者也坎地殺牲載書而埋之歃血以爲約謂之盟約信命事殺牲而不歃血謂之會天子之會以禮諸侯因而爲盟會其本也盟其末也故天子言會不言盟諸侯之盟以謀不叶因而以爲會盟其本也會其末也故言盟不言會乃相見於隙地會而不盟蓋直以僭天子之禮於諸侯者焉爾凡會之志皆惡也會惡矣與戎會惡又甚焉葉子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四夷之在中國之外者也亦有中國之夷焉東有淮夷徐戎南有戎蠻子嘉子赤西有姜戎陸渾戎北有赤狄白狄皆其類之入於

中國者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四夷雖在中國正朔不加朝聘不與終不與之通中國之惡夷狄甚矣周自太王避狄而去邠文王之世猶有昆夷玁狁之患伯禽有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開至幽王而犬戎遂滅周宣王南征北伐僅以中興故詩人記之曰文王以采薇以下治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及襄王立而王子帶爭國遂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以伐京師而襄王復以狄伐鄭納其女以爲后則中國之不爲夷狄者幾希矣杞二王之後也猶習而用夷禮此戎所以至於伐凡伯天王所以至於敗

績于茅戎歟自僖公之後楚始漸強孔子區區於召陵之盟而致意於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成公之初吳復見經吳楚之盛其間不無小善終不得一列於中國與諸侯比合君臣之辭而一施之此習夷狄者其拒之有如是之深況眞爲蠻夷戎狄者乎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論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詩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證然則春秋之所書周公之所膺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國也得而不居曰入入遂辭也入國猶圍國未有不以兵者其曰人將卑師少也諸侯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而後有入人之國者凡入之志皆惡也無駭帥師入極

極國也無駭吾大夫之再命者也帥師將尊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制然軍或謂之大師或謂之六師則師亦軍也蓋有合而名之者有別而名之者帥師將之也不言使將非君所御也凡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卑師衆稱帥師將卑師少稱人惟君將不言帥師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紀侯國也裂繻紀大夫之再命者也諸侯娶於他國以上大夫逆女女在國之辭也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裂繻不言使母命之也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親皆沒則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春秋凡變事書常事不書逆女常也此何以書為其母命之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五逆女不與焉逆女娶於他國之道也天子諸侯必親迎禮歟禮也逆女於他國則親之禮歟非禮也昏禮主人請期賓告曰某日使者反命主人曰聞命矣及期初婚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

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於門外是謂冕而親迎故詩著刺不親迎以俟我於著俟我於庭俟我於堂為言若娶於他國則上大夫逆之即館及期而後迎焉正也孰有迎女而親迎之者歟逆女非昏禮之正而先儒一之謂春秋書逆女為譏不親迎是知迎而不知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伯姬公之姑姊妹也婦人謂嫁曰歸內女嫁為夫人則書歸不為夫人則不書歸尊相敵也逆稱女別婦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以字繫姓婦人之通

稱葉子曰吾何以知伯姬之爲姑姊妹歟春秋有言伯姬叔姬季姬者有言子叔姬者古者曰男子曰女子非以別子之稱別男女之稱也以別乎子必有加子者焉故女子子禮所謂女子子在室爲父三年者是也或曰子女子禮所謂子女子之長殤中殤大功者是也叔姬而加子者蓋今公之子則伯姬叔姬季姬固公姑姊妹也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

紀子帛左氏作子帛公羊穀梁作子伯當從左氏紀侯國非子爵也子帛紀大夫之字也莒子將不利於魯子帛以婚姻之故通與之盟而平焉故以

字見褒之也其事則史失之矣凡外諸侯盟會征伐以告則書不以告則不書葉子曰吾何以知子帛之爲紀大夫之字歟春秋蓋有褒外大夫而字者矣宋子哀是也盟雖諸侯且不得擅爲而況大夫乎然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君子之道也春秋雖正名以定罪於罪之間有可錄焉亦不以廢也楚屈完來盟得以名氏見屈完不得不稱名氏者也齊高子來盟得以字見高傒不得不稱字者也屈完之盟以天下高傒之盟以魯見義不得不與子帛可獨已乎以子帛爲裂繻之字謂莒魯有怨紀侯既婚於魯使子帛盟莒以和解之爲魯結

好息民其說雖出於杜預然左氏以爲魯故則傳之蓋有自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公之妻也公死曰薨夫人辭也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先薨則不葬待君而後葬周道也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有改也葉子曰子氏左氏以爲隱公之母則聲子也公羊以爲惠公之母則仲子也聲子仲子皆未嘗致之爲夫人固不得稱夫人則子氏稱夫人蓋隱公之妻穀梁之言是也

鄭人伐衞

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侵伐皆討罪之辭服則止矣故不書勝敗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凡伐之志皆惡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侵伐之辨歟宋人殺昭公晉趙盾請師以伐宋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曰三軍之鐘鼓必備焉趙同有疑盾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鎮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鼙事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

至於宋猶行先王之政也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爲僭然其名則竊取之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爲天下記異也日天下之至陽也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有中國之道焉食者何傷之也爲傷之必有爲之然者矣而不可知也日有食之云爾是天下之大異也其食必於朔日月之會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天之大物爲十有二辰月一周而與日遇於辰陽得其道則不食不得其道則食故有食不食日月動物也動而或差則不能皆中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晦而見西謂之朓日行遲而月行疾也月既望則遡魄于東朔而見東謂之仄慝日行疾而月行遲也故或食於朔君子一推以其數則凡見其異者不知其可畏也一以爲有以致之則不當其物者必以爲不信也特舉其異而與天下共記焉其必有當之者而畏天者知所警矣凡書月與日而見其朔者正也書月與日而不見朔者正也書月而不見日與朔者差也書月與朔而不見日者史官之失也葉子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自堯舜以來天人未嘗不相因也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

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鸛鵒來巢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日者有目之所共覩其繫非以天下歟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妻弒夫夷狄侵中國以其道言之則陽之傷也多矣謂其無以致之不可也然日月之行則有冬夏兆而爲至裂而爲分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不可差以毫釐謂其非有數焉於其間亦不可也或曠年而不食或仍月而食彊弱在其道盈縮在其行皆聖人所不敢知惟兩存而不廢是故以爲有以致之也先王於是伐鼓用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曰吾以救日也而春秋日食則

書之以爲有數焉而莫之違先王於是有救日之失而無救月之請曰是其當然而無與於人也而春秋月食則不書所以正人事而全天道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二

葉氏

隱公二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禮也天子記崩不記葬舉天下而葬一人不疑也葉子曰周天王見春秋之世者十有二有見崩見葬者有見崩不見葬者有崩葬皆不見者崩以赴書葬以義見莊僖頃不書崩不以告則不得而書也天子七月而葬桓以七年則緩匡以四月簡以五月景以二月則速非其時也葬天子親者也文公以叔

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鞅葬景王非其禮也故特書崩所書也莊僖頃三王以不赴不書葬所不書也桓匡簡襄景五王以失時違禮特書葬則平惠定靈四王書崩不書葬周不失時魯不失禮以爲常事而不書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氏作君氏公羊穀梁作尹氏當從二傳夫人不可以氏君王之卿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之喪嘗主我而我喪之也何以舉族因是以貶世卿也葉子曰古者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諸侯而嗣強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大夫而世爵祿僭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嗣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擅立君諸侯之大夫世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以弒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以爲是世卿者所爲故各因其事一見法焉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歸生者也禮有喪弔而含含而襚襚而賵賵歸生者也禮有喪弔而含含而襚襚而賵臨五者皆同日臣爲君喪致襚曰致廢衣於賈人納貨貝曰納匍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生事也天王崩於是五月矣魯當歸而不歸周不當求而求皆過也何以不言

使桓王當喪來君也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武氏子大夫之在喪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武氏在喪而命之亦非也諸侯在喪稱子繫之國大夫在喪稱子繫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大夫何以卒以我喪之也同姓臨於祖廟同宗同族臨於禰廟異姓臨於外皆以名見所以正終也不言薨以別乎內也古者制名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諸侯曰薨而天子亦有言君薨聽於冢宰者士曰不祿而諸侯之赴亦有言寡君不祿者故外諸侯卒不嫌與大夫同辭以上兼下也

者以赴爲辭赴則書不赴則不書赴以名則書以名赴不以名則不書以名卒而不赴赴而不以名以爲不恭其君外之失也葉子曰諸侯死而赴以名禮歟曰否此左氏之誤也古者無諱至周而後諱然必葬而後諱之者生事終思事始也未葬而諱是不懷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呼之非也赴之禮也春秋有同盟而不名者宿男卒之類是也有未同盟而名者蔡侯考父卒之類是也豈皆別於盟乎春秋雖以名正然終有不得而名者春秋不能益也從史而已然則禮君赴於他

國之辭曰寡君不祿而不名何也非禮也記禮者之失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外盟也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直曰盟而已內外之辭也必有事焉然後與內同辭鄫子會盟于邾儀父及狄盟是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何以葬以我會之也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禮也卒從正故書名葬從主人故書謚周人以諱事神葬而後舉之凡見卒不見葬者我不往會內之失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伐取也伐者問罪之師服則止矣從而取其邑之也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爲己有謂之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公子也不氏未三命也惡莫大於弑其君不待貶絕而罪自見君子無所加辭焉各正其名而已世子稱世子公子稱公子大夫以名氏見者稱名氏以名見者稱名微者稱人有稱國者爲衆弑君之辭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會之薄也清衛地及我接之也會不言及遇言及會所期也遇非所期也宋公在衛而我往從之故以我及宋公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凡遇之志皆惡也葉子曰遇天子冬見諸侯之禮也諸侯相遇亦有為之禮者歟曰未有兩君相見而不為禮者也昭公孫于野井齊侯來唁公既哭以人為蓄以髀為席以鞍為几曰以遇禮相見則諸侯之遇固有禮矣然則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亦禮歟曰非此之謂也桃丘之會衛侯不至書公弗遇此不以禮言也季姬非所見而見故假遇以為辭使若遇相值然固不嫌與諸侯之遇同辭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何以稱爵君將不言師也君行師從不嫌於無師故外稱爵內稱公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暈吾大夫之弗命者也暈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陳地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臣弒君在宮者殺無赦子弒父在宮者殺無赦夫人而可討也此殺州吁者石碏也而曰衛人以是為衛人皆得討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桓公之弟也不氏未三命也衛人衆辭也石碏既殺州吁衛人逆晉於邢而立之立者不宜立也以其不宜立也故特書立焉以見義之得與其立也晉則何以謂之得與其立以弟繼兄謂之宜立不可也致萬民而詢立君周道也衆以爲可立而立之謂之不宜立不可也葉子曰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春秋所謂宜立者孔子之言是也然不可以文王爲不得立武王微子爲不得立衍春秋所謂宜立者文王微子之意是也國君有嫡而立嫡無嫡而立長正也不幸無嫡又無長不與之立則無君與之立則未知其孰宜立也先王於是有致萬民而詢立君之道使桓公而有嫡與長則石碏必立之矣今見晉不見嫡與長是桓公無嫡又無長也衛人立晉而不得立則衛安得有君乎此春秋所以與晉也故因晉一見法焉以爲異乎尹氏立王子朝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魚公羊穀梁作觀魚左氏作矢魚當從左氏矢射也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亦

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以盤遊蓋託射牲以
祭焉以公爲荒矣於是公子彄諫曰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非其矣也棠魯地于棠遠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宋穆公稱公二王後也衛侯爵也桓公何以亦稱
公主人之辭也葉子曰五等諸侯皆稱公禮欵曰
禮也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古者五等諸侯
有別而稱之者有合而稱之者實之
所在不可得而越者也故諸公之儀不可爲侯伯
侯伯之儀不可爲子男合而稱之者名之所在可
得而通者也故五服之別槩曰侯服五等之名槩
曰諸侯舉其中以包上下也諸侯即位踰年於其
國中得稱公豈不以臣子皆欲推尊於其君者歟
公之爲言上以別乎主下以別乎大夫者也故有
言后王君公者矣有言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矣
子曰公子孫曰公孫非特許其臣子也雖王亦假
之矣是以魯侯爵而諸公皆書公諸國之葬皆稱
公寰內諸侯葬亦稱公周道也以爲貶其僭者誤
也
秋衛師入郕
郕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惠公仲子也宮廟也考成也仲子則何以得
考宮亡乎禮之禮也與之歟與之也禮庶子爲君
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
不得終於惠公之世則隱公不得祭然爲人後者
爲其祖母三年則隱公以孫祭之可也是謂亡乎
禮之禮義之所得與也與則何以書不正其初獻
六羽干武舞也羽文舞也隱公知婦人無所用武
而不用干不知仲子不得有樂而不可以獻六羽
曰獻尊之也曰初謹始也夫欲尊之而不得其道
適以爲卑而已矣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六羽其當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與仲
子之考宮歟立武宮立煬宮不與其立者也故不
書考而書立立宜不可考固不足譏也仲子之宮
與其考者也故不書立而書考於立無譏則考固
吾之所與也然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
辭也故築王姬之館言之震夷伯之廟言之隱公
雖可爲仲子立宮而終不可爲禮之正故君子不
以所與廢所正春秋之義也婦人則何以不得有
樂婦人從夫者也死而祔於夫則何所用樂周以
閟宮祀姜嫄有先妣之樂亦亡乎禮之禮也而不
通於仲子曰祭必用樂歟先王於羣小祀不興舞

仲子固不傷於無樂也雖以諸侯用六君子以爲悖矣先儒或以僭而越四羽爲譏或以殺而厲八佾爲美夫禮必先察其是非而後議其當否使婦人而得有樂則六羽固仲子之樂也使不得用樂雖殺其足美乎古者禮之別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諸侯之樂同以軒縣爲節射同以貍首爲節未聞羽數而公侯有別也何獨取於四佾則亦不可謂之譏耶曰魯諸侯之廟僭用八佾自仲子始降而用六則八佾之用至昭公猶然則亦不可謂之美僭與殺二者皆無當吾是以知春秋所書不在六羽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何以先鄭主兵也盟會以爵爲序孟之會楚子先諸侯之類有不以爵焉侵伐以主兵爲序戚之圍齊國夏先衛石曼姑之類有不以兵主焉春秋之義也

螟

記災也螟蟘螽賊皆害稼螟食心蟘食葉螽食節賊食根稼以食心爲重故獨書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也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爲後取
長葛起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左氏作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當從二傳輸猶輸粟然有物以將之也和而不盟曰平來外辭也何以不言及鄭平方請未平也人微者也凡外大夫來皆言使鄭人何以不言使辭不可言使人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輸爲有物以將之歟夫平則平矣故春秋有書及平者矣有書暨平者矣未有先請而後遽書也是必有義重於已平者而後書以見譏焉其重者何歸邴是也前無與之後取歸

之非以物輸之而何左氏以輸爲渝謂之更成更成猶言釋憾也杜預以狐壤之戰實之夫釋憾何足志乎二氏雖以渝爲輸而以爲墮成則失之尤遠甚蓋知其文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也春秋諸侯會盟口血未乾而背之者皆是曷嘗盡以前告盟且不告而況於平乎更成墮成皆非義之所在法所不書吾是以知歸邴之爲輸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無事必書首月以見時全天道也時者天道之一變而歲之所自成也春秋王者之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王者繼天而爲之子也故歷一

時無事必書首月而繫於時不敢以無事廢時也
歷一月無事則各於有事之月以見時欲因有時
不失時也如是而後可以王矣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伐取也伐人而
圍其邑踰年而後取之其暴爲已甚矣不繫之鄭
不與其得取於鄭也
七年春王三月
春秋書王惟春各於其有事之月見之至夏則否
王者以正始爲本春歲之始也無事不得見於正
月則見於二月不得見於二月則見於三月過三

月則時已變矣非王之所以爲始是以夏不書王
不嫌於無王也
叔姬歸于紀
伯姬歸于紀矣叔姬何以復言歸紀季也內女
嫁爲夫人則書不爲夫人則不書叔姬非夫人也
何以得書將以起紀季之以酅入於齊也酅紀季
之邑也紀季以酅入於齊非以存酅以存紀也言
歸紀季則不得書言歸於紀則得書君子憫紀之
亡而欲存之紀季不得以侯書故假叔姬以夫人
之辭成紀季以爲侯而後紀可見者春秋之義也
葉子曰叔姬歸于紀左氏公羊皆無傳而說者以

為伯姬之媵而待年者也禮諸侯一娶九女蓋以廣繼嗣之道而絶妬忌之行為之媵者必與之俱行詩曰韓侯娶妻諸娣從之待年於室於禮未之聞也且媵小事不書宋共姬之媵有為言之也使叔姬以紀故而録自當正名曰媵亦安得以夫人之辭同書曰歸於穀梁獨以為逆之道微故不言逆媵固不得言逆以為大夫妻乎則不當書歸為紀侯妻乎則既有伯姬矣吾不知其說則曰紀季為妻者義當然也

滕侯卒夏城中丘

中丘内邑也夏城之失時也凡土功有時制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無過百雉制也不得其時則書不得其制則書其役長者志以時其役短者志以月未有以建子書者外是皆失時也創築曰築脩舊曰城脩舊淺事不得其書重民事也

時制雖淺事亦書重民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書聘不書問略小事也聘大夫之事古者大夫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非大夫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通其弟年云者以母弟而任大夫之事以齊侯爲愛其弟而易大夫非公天下之道也

秋公伐邾

不言師君將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王之上大夫也凡邑也伯爵也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大夫將之周道也何以書非常也葉子曰存覲省聘問五者君之事也春秋何以獨書聘吾考於禮天子之撫邦國者一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而無聘問至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喻諸侯之志則存省不與葢存覲省常也猶臣之有朝覲宗遇也聘問非常也猶臣之有會同也聘與問一事也大曰聘小曰問則問亦聘矣而殷覲亦與常覲異特見於除慝二者時舉而用之故典端有殷聘之玉無存省之玉無存省之玉葢非常則用玉常事則不用玉春秋之世邦國之慝無歲無有王之所不暇覲亦非王之所得除也則非常而見者惟聘而已此聘所以獨見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衛邑也戎中國之夷也戎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戎因其使我而歸邀諸塗而執之其曰

伐何不與戎之得執天子之使也伐何以與執何以不與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則爲之囚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戎之伐雖不得爲正而凡伯以王臣而見伐於戎則爲凡伯者亦病矣葉子曰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周衰以中國之戎而暴天子之使君子雖爲士矣周衰以中國之戎而暴天子之使君子雖爲之辭以抗王人然凡伯不能正其身以辱君命亦春秋所不得掩如是而後可以抑夷狄止王臣焉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遇不言及略之也以告則書不以告則不書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邴左氏作祊公羊穀梁作邴當從二傳邴鄭邑也宛鄭大夫之再命者也鄭邑則何以歸于我以輸平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私與人歸之罪納之亦罪也葉子曰邴三家皆以爲鄭祀泰山湯沐之邑蓋自左氏失之古者謂秋田祭四方爲祊祭之明日再祭爲祊祊祭名也左氏既以爲祀泰山之邑故遂誤其地爲祊謂鄭請復祀周公易田而以許田爲周公祊鄭祀周公非其思而祭之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而何祊之云二傳雖得其名而不察其實故亦從以爲湯沐之邑邴不得爲祀周公之

祊則許安得爲祭泰山之邑哉惟不知前之爲輸平是以妄信其傳而弗悟也

庚寅我入邴

歸邴挈鄭伯著鄭罪也入邴挈我著魯罪也凡内邑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歸外邑言入不言取非我所有也入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非我所有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也入逆辭也子曰春秋書内事未有言我者惟猶爲逆云爾葉子曰春秋書内事未有言我者惟外伐我言某鄙敗績言我師此别外之辭也舍是惟我入邴齊人歸我濟西田吴伐我齊伐我凡西見焉是豈别於外乎凡我皆有已之辭春秋之所貶固皆已罪然有因人而致之者未必皆出於我

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王之下大夫也聘或以卿或以大夫以卿聘者大聘也以大夫聘者小聘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聘大小之異使歟聘禮使者載旜旜孤卿之所建也然有曰大夫來使無罪則饗蓋有大夫而爲使者矣而禮諸侯之邦交五年一大聘三年一小聘先儒謂大聘用卿小聘用大夫此諸侯之禮也春

秋書王聘言尊者如宰周公幼者如王季子仍叔之子固異文而有書卿以邑爵見如凡伯渠伯者有書大夫以氏字見如南季家父者以諸侯之禮推之茲非大小之辨歟大聘聘也小聘問也聘有享獻及夫人主人筵几有私面外而郊勞至問則略之是所以為大小之辨者此使所以亦不得同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電

庚辰大雨雪

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

挾卒

挾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于防

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言敗宋師內辭也春秋內魯而外諸侯內敗於外皆不言我師敗績直曰戰不以內受敗於外也內勝外皆不言及某師戰直

曰敗某師不以外見敗於内也此畢之師也何以言公非畢之師也畢還以爲不得志而公自將也葉子曰春秋有偏戰有疑戰偏戰結日而戰也疑戰詐戰也爲左氏之説者曰皆陳曰戰謂偏戰也未陳曰敗某師謂疑戰也而穀梁亦云非也凡魯與外書敗者七未有一言敗績者豈魯皆詐戰乎凡外諸侯書戰者十有四未有一言敗我師者豈諸侯皆偏戰乎吾是以知春秋之義在内外不在偏戰疑戰也

辛未取郜

郜宋附庸之國也凡取附庸之國曰取屬之以爲己有也雖有社稷宗廟君長而屬之以爲己有故不嫌於與邑同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郜爲附庸之國歟桓書取郜大鼎于宋以郜別宋則非宋之邑也僖書國之來朝則郜非特爲魯之附庸蓋後自能立國進而爲子猶邾之爲邾子也誠爲宋邑則郜安得有君哉

平已取防

防宋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我舊邑而嘗侵於宋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防之爲我邑歟前年書公會齊侯于防固我邑也至是而會齊鄭伐宋未知宋之罪也或者齊會之後宋嘗侵於我遂

伐而復取之歟何以不書宋侵外取內邑皆不書
殺恥也故書取鄆亦不著其侵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鄭伯伐者何伐宋蔡衛三師也鄭伯取者何取宋
蔡衛三師也何以言伐又言取不正鄭伯乘人之
隙出不意而覆其師也宋人衛人入鄭固非矣得
而不居猶未盡惡焉益之以蔡而伐戴則力已憊
志已驕矣鄭伯乘而伐之三國不支鄭伯於是乎
取其師伐討罪之名也鄭伯討其入國之役可也
不待其服乘其隙而取之其師不可也何以不言
師師少也春秋有言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矣有

言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矣取者覆而敗之不遺一
人之辭也何以不言鄭伯取宋人衛人蔡人於戴
戴不見伐無以著三師玩兵而可取鄭不見伐無
以著其以討罪為名而志復怨伐宋取長葛為暴
師也伐邾取須句為登叛也且不可況一日而覆
三師乎君子為之變文曰伐取之其辭略而殺其

鄭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一有一年春

春秋正月無事則以次月首時而書王矣亦有事
在時而不得其月者則以事繫時而不書王無所

寄王也隱十年無正月豈皆不得其月歟因其有不得者而去其所得者以正隱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隱正月爲因其有不得而去其所得歟春秋天下之大法也事者法之所記以著者也事可以見法則著事事不可以見法則著法事可去法不可失也隱受位於惠正也不有其位欲致國於桓則不失也著其始正而治其終不正故元年有正月自二年終其世無正月定不受位於昭非正也因其受而有之不爲徒讓以起亂則正也治其始不正而與其終正故定元年無正月自二年終其世有正月是說也公羊穀梁知之而不盡夫定亦安得爲終正哉蓋定既迫於季氏而受之矣將復致國于昭之子則季氏必不從也定既不受昭之子又終不得立則魯何時而可治乎三家未必不乘其隙而取之是以不得已宜春秋之不與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三

葉氏

隱公三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諸侯見於天子之禮也諸侯不得相朝侯而更相朝固僭矣而又旅見亦天子之禮也故累數之以公爲僭之中又有僭焉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諸侯之不得相朝歟禮莫大於君臣辨君臣之分莫嚴於朝故一歲而以時來見者四六年而以服來朝者五天子所以一天下也朝覲宗遇會同皆朝之名既命之曰朝以其先者爲主也朝之爲言

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曾何取於諸侯之庭哉乃諸侯有入其國假道而過焉者謂之邦交於是有兩君相見之好是故諸侯有兩君相見之好無兩君相朝之禮至春秋而先王之制亡矣有言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者有言小國之免於大國朝而獻功者有言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者有言明王之制諸侯五歲而朝者此周之末造也大抵彊弱更相事而已是以魯之往朝者皆晉楚齊大國而諸侯之來朝於魯者皆穀鄧滕薛杞鄫邾莒小國非特諸侯然也王臣亦有外交而僭者焉其見於內則祭公

祭伯來其見於外則州公如曹春秋一正之外書曰朝內書曰如旅見則累數非其所則志地攝而來則志名各著其實而罪自見至於王臣又絕其朝而不書嫌於貳君也夷狄亦絕其朝而不書嫌於亂華也而三家不能辨或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或曰諸侯再相朝以修王命或曰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此豈周制也哉然則大行人之辭曰諸侯之邦交有世相朝者吾聞諸公侯伯子男入有郊勞出有贈賄見於廟中相與爲賓之儀矣未聞當宁而面於庭者此諸侯欲文過而益其籍之辭非先王之言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
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故也故則何以書薨以内大惡則
不可言以臣子之心則不忍言也何以不言葬春
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責臣子也以爲所
以事君親者人得以任其責故君弑在官者皆得
討之不必其國也父弑在官者皆得討之不必其
子也州吁弑桓公衛人能討之故桓公得葬無知
弑襄公齊人能討之故襄公得葬葬者臣子之終
事君弑賊在偃然南面而事之曰吾所以事其君
親者爲已終可乎此春秋所以不得葬也

桓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言有不忍於先君也此何以書即
位身弑君而代之成其意也葉子曰天子崩諸侯
薨嗣子立於喪次禮歟禮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
五日而殯既殯太臣以其受命於前王者即柩前
而告之曰顧命禮歟亦禮也然則何以踰年始書
即位稱元年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
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爲君
出見羣臣於寢門之外羣臣拜則荅拜天子稱予
小子諸侯稱子年用舊君之年而未敢改位存舊

君之位而未敢居死則天子稱小子王諸侯稱小子侯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至於明年天道一變前王之義終矣然後始以其正月朔朝廟見先祖以所受命者告焉而稱元年天子稱王諸侯於其封內稱爵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繼故不書即位豈不即位歟原其情有所不忍而不書也而先儒乃以爲繼故則不即先君之位夫天下未有無位而爲君者不即先君之位而何位乎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死君而代之位孰以爲忍而況於繼故繼故不書即位所以弭天下之爭而示有恩於先君者春秋之義

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何以會鄭伯求免于鄭也葉子曰垂之會三傳皆不著其說吾何以知其爲求免於鄭歟放弒其君則殘之周公之刑也周衰王政不行於天下列國有弒其君者非特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而有幸而求免焉衛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爲可於是教之使朝陳而請覲曹負芻殺宣公之子而自立諸侯與會於戚而執之曹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之所懼者天子與侯伯爾天子而

與之覲諸侯而與之會是既許之爲君矣後雖有
欲討者無所加兵焉此周之末造也宣公弑子赤
而會齊侯于平州左氏以爲定公會齊人於是取
濟西田以爲賂左氏亦既言之桓之會鄭非齊之
與宣會歟鄭伯以辭假許田則濟西之會也蓋自
隱公初齊晉猶未強鄭莊公獨雄諸侯及使宛來
歸邴之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
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歟鄭既得
賂然後始固好而爲越之盟故稱及焉及者内爲
志也三傳惟蔽於易邴之言不知許田之爲賂是
以併垂之事而失之春秋有屬辭比事而可見者

吾故以負芻之討平州之役而知其然也

鄭伯以辭假許田

許田許之田也許田則魯何得有之鄭伯與我入
許而居許叔於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蓋
有分地而共取之者矣許近鄭而遠魯於是因會
求併得焉何以言辭假不敢正其爲賂而爲之辭
也其曰許田者何非許也許之田也郜鼎不得取
之宋不可曰宋鼎許田不得取之魯不可曰魯田
葉子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固自有許矣吾
何以知許田爲取之許者歟春秋邑不言田故讙
闡不言田舉重也國而後言田鄆言田邾言田得

田不得國也惟田目地故濟西汶陽漷東沂西皆繫地許地邑則不目田矣當與取讙及闡同辭其曰許田亦得田不得許也許田既入鄭州來之狩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與楚遷許於葉王子勝言於楚子謂鄭以許爲俘邑則鄭之有許豈魯之謂歟公羊乃以田邑多寡爲別邑多於田稱邑夫邑孰有多於田者非吾所能知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

記災也雨淫而害稼凡大水以時書者皆志夏秋以月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以時者其災長志以月者其災短七月八月尤麥苗之時也不爲災則不書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宋大夫之四命者也宋何以有四命之大夫二王後得備官也弒官書及其臣君累之也累則何以有書不書賢則書之也孔父正色立朝人莫敢過督將弒殤公先攻孔父之家而殺之知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矣是以及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宋得備官歟古者二王後天子賓之而弗

臣皆得脩其禮物之舊所謂杞宋之郊以禹契者
其最大焉者也一娶而十二女三夫人之媵各三
則見於經矣是以諸侯大國三卿而宋獨備六卿
其在成公則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
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
寇矣其在共公則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
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
司寇矣其在元公則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
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
輓爲大司寇矣春秋以命數正名不嫌與諸侯卿
大夫同書王上大夫以邑爵見王中大夫以氏爵
見宋無畿內之邑不得食采而見爵故王上大夫
雖以邑爵見而兼公則舉官宰周公是也宋有司
馬司地則亦其上大夫而舉官者也王下大夫以
字氏見家父是也宋有孔父則亦其下大夫而字
舉者也王上士以名氏見如劉夏宋有仇牧亦上
士也王中士以名見如宴宋有山亦中士也由是
言之非二王後得備官歟然王之上士以名氏見
而宋牧得稱大夫王之中士以名見而宋山亦得
稱大夫蓋不能備官而攝者或不與諸侯同春秋
攝卿與大夫皆同正書是以華元魚石仲幾皆得
爲卿而山得以大夫稱也或者謂君前臣名孔父

不得爲字此禮之施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弒君名者初不以爲輕大夫字者初不以爲重道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滕子來朝

滕侯國何以稱子時王貶之也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宗廟有不順亦絀以爵焉周道也滕侯必居一於此矣葉子曰王政不行於諸侯久矣何以能加於滕歟春秋之初小國猶有聽命焉者也故杞於桓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爲三皆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進之也自文以後

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者以爲進退皆春秋夫爵王命也可春秋而專之乎以春秋爲可專則諸侯之惡有大於此三國者何以不貶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蓋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古者謂和爲平謂平爲成宋亂則何以言成取賂於華督而不能討也何以不言平言成則見其與亂和言平則疑有正其亂者焉葉子曰諸侯不專征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告諸朝請討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

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孔子之志也故蔡人殺陳佗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嫌與衛州吁齊無知同辭華督之罪固諸侯所得討也乃取賂而與之成夫伐罪之師不求其必誅苟服則止矣結成而還可焉取成而還可焉行成而還可焉弒君之賊其可服罪而成乎春秋不目事會而目事者二穆之成宋亂也澶淵之宋災故也盟而目事者二孟之執宋公也薄之釋宋公也四者獨志於宋以為二王後雖天子客而不臣是以重之宋亂之成諸侯無與容於天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華督之賂也何以言郜大鼎郜之分器也古者親同姓以寶玉郜文之昭也武王克商分其宗廟之器以賜兄弟之國謂之宗彝而郜在焉是天子所賜以守其國者也郜雖失之宋不可有之鼎雖在宋猶曰郜鼎云爾前未有言與之者此何以言取所以見其為成亂也鄭人以賂輸平於我而我從之故書鄭伯使宛來歸祊我責賂於宋以成其亂而宋與焉故書取郜大鼎于宋有所刺於後必有所見於前其曰取于宋宋非我所得取也宋不得取於郜則我固不得取於宋矣

戊申納于太廟

太廟周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道也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不義而薦之周公其衰矣是謂瀆其祖納者以力強致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亦與會也

九月入杞

不言主師內之微者也內之微者書人則不辭何以不言我不居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公至者何告至於廟也禮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告于禰反必親告于祖禰

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葉子曰春秋書大事不書小事書變事不書常事國君歸而告于廟謂之致常事也何以書大也國君宗廟社稷之所繫安有出境而不致其反者乎何以或書或不書有史失之而不得書者有君廢之而不得書者故自文而上六君見出者九十九致者十有八自宣而下六君見出者八十六致者六十九近詳而遠略則史失之也隱公不終於君故終其世皆不致則君廢之也春秋無所加損所大者惟君而已三傳或以爲備禮則書不備禮則不書或以爲殆其往而喜其歸齊桓之盟會安之則不

致或以爲會夷狄不致離會不致惡事不致紛然皆不可通此則不知其說而妄意之也

三年春正月

正月何以不書王無王也桓弑君而奪之國不受命而自立以爲有王則不至於是矣而王亦不加討焉王亦不自有其王也故不書王何以三年而後始不書元年二年未知其無王也十年十八年復有王存王也葉子曰古者諸侯喪畢見於天子賜之韍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明其有所受也而桓至莊公始見王使榮叔來錫命是桓未嘗朝王而受命也元年二年隱之喪未畢則將朝而

命歜遂不朝歜未可知也故書王以侯之至於三年而不朝則不朝矣其意曰是何必朝焉爾然後見其無王故去王自三年始王天下之王也十數之終也踰十年無王則無王天下之王豈以桓爲有無哉坤之上六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則十年之書王亦嫌於無王而存之也十八年桓之終也桓雖無王王不可以不治使遂終不見王則桓得成其無王之惡而王亦廢其爲王之實矣故十八年復書王所以治桓而申王此春秋正王法之道也

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晉相也晉命相命爲侯伯也古者王畿之外設方伯皆以諸侯有功德者爲之自侯伯而長九州謂之牧自上公而分二陝謂之伯必有天子之命焉故曰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天下無伯晉侯衛侯不受命於天子而擅相推是諸侯而自爲命也何以不言相兩曰相晉有待也見齊衛之更相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齊衛之擅相命歟齊侯僖公也衛侯宣公也齊衛之初皆常爲伯矣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大公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則大公之爲二伯而周官所謂九命作伯者也康誥命康叔曰孟侯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康叔之爲方伯而周官所謂八命作牧者也桓王之時周德衰而諸侯莫適爲主僖公宣公因欲舉其世職而更命以爲侯伯故曰晉命九儀之命周之所以正邦國之位者也非入而受命於王則王以大夫爲之錫命雖桓文之盛不敢竊以爲辭葵丘之會東牲載書而稱五命蓋有宰周公臨之焉而況於侯伯乎齊小白之霸也王實使召伯廖命之晉重耳之霸也王實使尹氏王子虎命之而公羊穀梁乃以結言而退爲美傳說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諸侯而得言命非春秋之義也

六月公會杞侯於郚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子暈如齊逆女

暈何以氏始三命也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暈逆也古者嫂叔不通問而況逆女乎暈桓公之弟惠公之子也葉子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也魯諸公十有二見逆女者四皆以違禮而失常也莊書公如齊逆女不正公親逆也桓書公子暈逆女宣書公子遂逆女暈桓公之弟惠公之子遂宣公之弟文公之子不正其以叔逆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公之族叔祖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尊逆卑也古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之主之以敵大夫可也逆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魯之亂有如僑如之諧其君於霸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有如僑如之諧其君於霸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失之此春秋所以謹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讙魯地也父而自送女非禮也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庶母不出闕門所以遠嫌也何以不稱夫人以齊侯爲之辭也葉子曰文公逆女于齊在國不言女已成禮也於文公則既成婦矣

故書逆婦姜於齊姜宜稱女者也齊侯送女於讙
入國不言夫人未成禮也於齊侯猶女矣故書齊
侯送姜氏於讙姜氏宜稱夫人者也是謂名正而
言順

夫人姜氏至自齊

何以不言暈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公自受之於齊
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有年五穀熟也五穀熟爲有年大熟爲大有年菜
子曰古之辨年之上下者曰豐年曰中年曰無年
有年者中年也大有年者豐年也歲非五穀皆不

熟無非有年者何獨於桓書有年於宣書大有年
歟桓宣皆弒君者也桓書大水書螽書雨雪書無
冰則有年非桓之所得致也宣書螽書大旱書大
水書蝝生書饑則大有年非宣公之所得致也於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武王之詩
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厲王
之詩也年之有無豈非以其君歟然天之愛人至
矣非其惡有至厲王未有因其君而奪之年者則
有年其常也無年其非常也故曰自古有年匪今
斯今振古如茲以其常而不能常也故有年大有
年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焉然卒常也則不必書故

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則無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冬田之名也正月其節矣何以書非其地也天子諸侯四時皆有田以習武事因獻禽以奉祭祀春教振旅以辨鼓鐸遂以蒐田而祭社夏教茇舍以辨號名遂以苗田而享礿秋教治兵以辨旗物遂以獮田而祀矜冬教大閱以揔軍實遂以狩田而享烝振旅茇舍治兵大閱習武之名也蒐苗獮狩田之名也志以武者書以武志以田者書以田非其時則書非其地則書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王之上大夫也宰大宰也糾名也王之上大夫以邑爵見而不名為大宰則書官此何以名桓負弒君之罪而不能討不朝王而反聘之王失正也大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聘非其所聘而不能正使非其所使而不能辭糾失職也然則何以不貶王王不可以遽貶也貶糾所以貶王也葉子曰是歲與七年皆闕二時不書秋冬史之闕文歟春秋闕之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吉凶春秋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德與日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以見時所以奉天也桓無王王者天所王也無王亦無天矣是何足與語四

時之序者哉而此二時者下無事上有事是以因其可闕而闕之四年承宰渠伯糾來聘見上無天子而渠伯來聘也七年承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見下無諸侯而穀鄧侯不能討故因其無事不書首月以見時者為其不足與奉天而絕之天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無文經成而亡之也葉子曰春秋有闕文歟曰否經成而後亡之也子曰然仲尼書而闕之歟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不及見其全文而與之正猶無馬不能借人而與之乘也是以君子慎乎闕疑乃春秋則非史也將別嫌疑以為萬世法則何取於多聞哉可及者及之不可及者則去之而已所以為春秋者不在是也故春秋無闕文而先儒之說乃以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納北燕伯於陽謂之公子陽生曰我知之而不革夫如是則春秋何以定天下善惡而示勸沮歟吾是以知凡春秋之闕文非仲尼之闕疑皆經成而後亡之者也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朝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諱也外此則無諱乎過我也齊侯將襲紀與鄭假朝以濟其謀紀人

知之不及行諸侯相朝固非矣而又諛焉是以因
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王之下大夫也子之云者非大夫也辭間容
之之諛辭也不正以其子代父愛人之子而輕其
大夫也桓不足聘名宰渠伯糾已一見貶矣再不
足貶也貶其使仍叔之子而已葉子曰春秋之善
善也一善不再褒因其可褒而褒之而吾所與者
自見矣其惡惡也一貶不再貶亦因其可貶而貶
之而吾所奪者自顯矣蓋所以爲褒貶者著吾所
與奪而已何必致意而屢見哉是以不以其人每

加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
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何以伐鄭鄭不朝也初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
於虢公忌父周鄭交惡而不來朝至桓王立而鄭
伯復如周王不禮焉遂畀虢公政鄭伯復以齊人
來朝猶脩方伯之職也既而取其鄔劉蔿邘之田
遂復不朝於是八年矣鄭在男服三歲一見諸侯
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再不朝則遽伐焉不問罪而
王又親之以王爲失正矣何以不曰天王伐鄭而

舉從者以爲之辭不以鄭伯敵天王也鄭伯何以無貶辭古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焉諸侯而至於王親征固無與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罪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三國何以皆稱人諸侯無軍以卿帥其教衛之民以贊元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氏故以人見周禮也鄭於是射王中肩而敗王師何以不書敗不可言也葉子曰天王敗績於茅戎書敗鄭伯大敗王卒不書敗戎夷狄也鄭中國也夷狄禮義所不加敗何恥焉中國而敗王則所以爲王者亡矣不可以鄭而亡王是以不可見敗也

大雩

雩旱祭也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上公有常雩有旱雩建巳而雩常雩也常雩未旱不書非建巳而雩旱雩也旱書以時書者皆志秋冬以月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以時者其災長志以月者其災短故春夏不雩冬雩失時也何以不書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旱而得雨則書雩旱而不得雨則書旱大雩天子之雩也凡天子之祭皆曰大饗旅曰大旅大雩必有盛樂

焉魯何以得雩周公之賜也葉子曰三傳言雩各不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郊禘烝嘗有常則有時旱無常則無時龍見而雩建巳之雩以過而書則旱不得雩乎穀梁以雩月爲正秋雩爲非正志月者七月八月九月也志秋者包三月也月爲正而秋安得不正乎知雩爲旱祭惟公羊爲近經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桓公二

葉氏

螽

記災也凡螽與雩同書以時書者皆志秋以月書者皆志八月九月十月害稼也書以時者其災長書以月者其災短以其十二月書者失蟄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爲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爲公而食其邑者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貳君也外此則無貳

君乎過我也爲天子之公而外交於諸侯以爲無君則可矣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之中士也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正其得外交故不書朝與祭伯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三傳皆以是爲簡州公之辭夫周公既冬過我則來矣何至春而始書乎或曰州公以冬過我以春來朝若是則當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異事而複重不可以蒙上文如劉夏石尚以上士三命書名氏則中士再命書名而不王人以下士一命略名氏固其所也諸侯再命之大夫如無駭挾以卒見

柔以伐見溺以會見吳札秦術楚椒以聘見鄭宛苦慶以共事見春秋之通例也何獨至於王士而疑之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冬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冬事而夏興之不時也且畏鄭云何以不書田其所志者習武事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罪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以爲國人則皆得討之矣佗陳賊也蔡人何以亦得殺春秋之義也惡加於君親者天下之所共絕不

必國人而後行之也故蔡殺陳佗得書楚殺夏徵舒得書踰年之君稱爵佗立踰年矣何以不稱爵不成其爲君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之君也而成之爲君不成其爲君然後佗可得與其殺成其爲君然後商人可得正其殺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之名也嫡長也禮世子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三月夫人以見於阼階而君親名之以告於太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非世子皆降一等見於外寢而名以有司所以正嫡也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以重嫡也不

曰世子未誓於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內邑也古者以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有田事則焚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二月建丑之月也火未出而出曰焚咸丘火失其禁而遂以害其邑也其失火歟其焚萊歟災天火也見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火也有焚之者也葉子曰廄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爲火來者拜之以爲相弔之道焉咸丘焚固春秋之所重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爲君者也古者謂是爲寄公或曰寓公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爲其所寓君服齊衰三月何以名內有君也何以再書來朝殊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夏之冬祭也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建子烝節矣何以書爲桓公也桓棄父之命篡兄之位蓋無辭以見宗廟既取郜鼎納太廟矣復以五月烝踰冬而廢祠八月嘗先秋而

廢禴是豈以祭祀爲嚴哉其意若曰吾釋其薄而用其厚祖考其說乎君子是以爲誣雖祭而時猶不敬焉曰求豐而已矣葉子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人之詩也周之先祖所以事其先公先王者雖亦以是四名不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者乎祭莫厚於烝嘗莫薄於祠禴先王因其時而並脩之未之有擇也豈必其厚者以爲孝哉而桓公之祭見烝而廢祠見嘗而廢禴曰吾惟享而已矣豈其先祖所謂吉蠲者故烝而又烝君子察其重者而著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桓公無以受其福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王之下大夫也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不言主帥內之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祭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祭公則
何以來朝于我天子使我主紀婚祭公逆王后過
我而朝也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固
非矣內諸侯不外交祭公來朝於我亦非也故祭

伯書來寔書來祭公書來逆王后則何以言遂祭
公受命往逆后過我朝而後王亦非也故以繼事
之辭書焉遂繼事也齊伐楚侵蔡而後伐可侵蔡
所以伐楚也祭公逆后朝我而後逆不可朝我非
以逆后也
九月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稱王后矣何以復曰季姜父母之辭也王者無外
命之斯成后矣故逆曰王后未廟見父母未敢成
之爲后雖貴以配天子猶曰吾季姜云爾故歸仍
稱季姜京師衆大之辭也京大也師衆也不敢斥
天子之名曰是天下莫衆且大焉者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何以使世子來朝攝也禮諸侯之嫡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
繼子男朝天子之節也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
則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
禮於諸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也會兩相期也晉納捷菑而中巳曰弗
克納弗彼可得而我不欲之辭也宣公葬敬嬴而
雨曰不克葬不我欲之而彼不得之辭也衛與我

期外我而不至我爲恥矣故書弗遇若我不欲見
然殺恥也沙隨之會晉以僑如憩拒公而不見非
我所恥矣故書不見公正彼之不見不恥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內言戰敗之辭也何以不曰及齊侯衛侯鄭伯戰
于郎外爲志也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然命魯
者實齊也齊於是不能正又爲之出兵而衛亦佐
焉二國之罪有大於鄭者故不以鄭主兵而變其
文曰來來聘來盟來歸來奔可矣未有戰而可來
者是以君子之惡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何以稱人大夫貶而人者也大夫則何以貶正大夫之始盟也大夫交政於中國自是其強矣故於始焉一貶之葉子曰惡曹之盟三傳皆不著其事而先儒有爲貶大夫之始盟者吾何以信其言哉前乎此有以諸侯而盟者矣未有大夫而盟者也後乎此有以大夫而盟者矣未有人而盟者也人而盟惟此與鹿上兩見爾鹿上執宋公而貶諸侯者也春秋謹名惟稱人爲多義各主其事以別之微者稱人與衆稱人貶諸侯及大夫稱人此其大法也微者之盟不志既不得目微者以爲衆則不可貶諸侯則無事非大夫而誰歟大夫之同盟衆矣其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然則惡曹清丘其罪同春秋固正其法而一施之者也是以雍澤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君命之也溴梁書大夫盟君在而大夫自爲盟也各原其事而爲之辭矣則大夫之盟始於此宜於是焉而正之也故曰大夫之盟始惡曹大夫之會始北杏大夫之同盟始清丘皆貶而稱人是春秋之旨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大夫之嘗入爲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拘

而討罪曰執以伯討者稱君不以伯討者稱人以行人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非行人也鄭忽立宋莊公欲私其出突執仲使廢忽而立突不得爲伯討也故以人執爲人臣而專廢置君祭仲何以不貶言突歸於鄭則仲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仲嘗入爲王卿士歟古者諸侯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之命官初不別內外惟賢而有功德者則爲之故

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鄭武公父子爲司寇是也諸侯大夫入爲卿士雖不著於經而可以類見鄭武公以伯爲司徒其適周則復國而卒固當仍書鄭伯乃大夫則有加命矣是不得不與王大夫同書字也

突歸于鄭

歸易辭也突鄭莊公之庶子自宋入而取國挈乎祭仲而易也不繫鄭不與其得鄭也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以道而有難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

難辭也

鄭忽出奔衛

諸侯失國曰出奔大夫失位曰出奔諸侯有國而國人所尊者也大夫有位而國人所禮者也諸侯不能有其國棄其宗廟社稷而至於出不見尊於國人去之不以道而至於奔其亦不足以君矣故雖有伯逐之者未必皆其罪而與大夫之辭一施之所以重君也此鄭伯也何以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不周乎喪也何以名別二君也葉子曰諸侯在喪之稱吾既言之矣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未葬皆不以爵見內稱

子其子般子野卒外稱子宋襄公以宋子會于葵丘陳懷公以陳子會于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內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未踰年而有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則稱爵以見貶齊頃公以齊侯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以鄭伯伐許邾隱公以邾子盟于拔是也未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子以見貶鄭忽出奔衛是也踰年見迫逐

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爵以見貶曹羈出奔陳
莒展輿出奔吳是也聘伐盟會雖有貳事猶云可
也故如其意書爵以著其實而已三年之喪人子
所以盡其愛於其父母者也去而之他彼受於其
父者且不得有何有於哭泣之哀祭祀之思乎故
子而不能子則奪其子君而不能君則奪其爵春
秋之義也至於名則凡出奔者皆書焉蓋迫逐者
必有與之爭國者也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
名則無以為辨故國滅而奔不名譚子奔莒弦子
奔黃溫子奔衛是也奔雖有君不自居而攝亦不
名衛侯出奔楚是也皆內無君者也然則名固所

以別二君也而先儒乃謂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
姓則名之殆見其文而不知其說也夫失地說以
出奔著其罪矣而且名焉是一罪而再貶非春秋
之法記禮者之失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吾大夫之再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也叔字也
蔡侯何以得字賢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叔之
為賢歟凡諸侯兄弟尊之則稱公子故大夫三命
以氏見公子之尊視大夫亦三命而後氏也親之
則稱兄弟故或奔亡而責以恩或盟聘而譏以私
則稱兄弟也其不以公子兄弟見者惟許叔紀季

蔡季與此而四爾四人之事雖不盡見於傳以紀季許叔之事推之則非賢無以得宇也蔡季爲國逆而國人嘉之雖未嘗爲君然雍容進退於封人之際如何休所言是亦賢也蔡叔以類考其必有取於春秋者歟諸侯大夫會盟非其君命未嘗不見貶溴梁書大夫盟是也其不見貶者皆受之於君也此爲封人之會方是時封人無以君其國雖蔡季且避其害而出奔而蔡叔乃能將君命以會諸侯自是訖獻舞敗于荊諸侯無加兵於蔡者十六年意者蔡叔之爲政或有以爲之圖而傳失之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人微者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夫鍾郝地闕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于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虛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於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爲厚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

鄭之謀己故亟於求宋宋得其情而虛龜之會遂辭平公無望於宋矣則反而求鄭以爲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亟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宋而代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歟孔子傳之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桓之大常不可以求全矣 闕二葉

記異也不書日蒙上文水以孟冬始冰仲冬壯季冬盛二之日鑿冰沖沖壯也凡書以時者志春書以月者志正月二月春包三月也時不志冬始冰則或未冰也春不志三月以解凍則不冰也

夏五

不書月闕也經成而後亡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藉田之所藏也古者奉天地宗廟天子親耕千畝諸侯百畝以供粢盛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之大祭祀則廩人供焉御廩災書重神事也凡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乙亥嘗

不書月蒙上文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何以言以己不能敵而假人以為用也伐者討

罪之辭也伐不服必至於戰戰伐自諸侯出固罪矣況假人乎諸侯有不協上請於天子則有天子之師下請於方伯則有方伯之師正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爲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也四國何以皆稱人微者也時齊侯卒矣而未葬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也宋公何以稱人賤也殘人之宗廟以大宮之椽爲盧門之椽君子以爲與吳入郢者何擇故吳子與國宋公稱人其罪一也葉子曰魯有齊怨而以楚師先書公子遂乞師於楚而魯之師無見焉已不能敵人也蔡有楚怨而以吳子後書吳入郢而蔡之入無

聞焉假人以爲用也此春秋之義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取不足於人也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與之以君存之稱所以別于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

雖失位而不可絶歸則復矣大夫出奔言歸大夫不世官者也去位則絶矣故諸侯無歸大夫無復歸諸侯而言歸者與其復而奪之也衛侯鄭歸于衛是也大夫而言復歸者有挾而復不正其歸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葉子曰世之君在之稱也春秋有君薨而稱世子者三鄭世子忽正其爲世也衛世子蒯聵辨其當世也蔡世子有與其能世也天下莫大於名分事在名則正名以定其實事不在名則假名以正其實春秋之義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男之弟也叔字也許叔何以得字賢之也

鄭莊公入許奉許叔居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鄭亂許叔乘之以復其國幽之盟許男遂見焉許君失之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爲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國而未君也蔡侯盧陳侯吳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焉其復之道爲難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累數旅見也滕薛以兩國旅見累數之則貶矣邾牟葛以三國旅見且桓公非所朝也累數不足見貶故皆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突之奔蔡欲殺祭仲而不果及是祭仲之援絶矣其歸之道爲難也諸侯雖入其封内而未得國則不名未正其爲君也衛侯入於夷儀是也突何以名疾之也非諸侯之所納非國人之所逆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袁宋地也此伐忽以納突也突入櫟而未得鄭諸侯會而納焉會而伐不言地此何以地疑也忽正而突不正故諸侯以爲疑先會於袁而後伐之非會伐也疑而相與謀也卒弗克納而還則亦不果於納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復以納突也宋前以突背己會齊蔡衛侯四國之師以伐之雖殘其宗廟而不以爲過不五月突奔而忽歸乃復合衛陳蔡三國之君而實納此宋公馮之所爲也馮前黨於衛州吁而伐鄭今復黨於突而逐忽三國亦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莫惡於弒而馮與黨莫悖於弒而馮與納此亦不待貶絶

而罪自見也葉子曰鄭忽自是不復見矣忽弒與子亹子儀之弒終於突復立皆不見於經而出其東門國風獨著之或者以爲春秋有所絶而不書非也春秋據魯史魯史鄭亂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魯史所無有則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左氏間見經所無之事者非魯史也蓋參取他國之史而傳之學者不悟因謂春秋有所擇焉而妄爲之說者左氏誤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侯之弟也季字也蔡季何以得字賢之也蔡封人卒蔡人召季於陳陳人歸之蔡人嘉之君子以是爲賢也凡外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季之爲賢歟春秋大夫言自而歸者二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公子言自而歸者二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是也然其先必見奔故華

元書出奔孫林父書出奔黃書出奔比書出奔惟
蔡季見歸不見奔夫奔之爲言惡也皆非以道去
其國者魯公子友書季子來歸而不見奔魯公子
之奔未有不書於策者也蓋以非其罪有不得已
而出故君子特變其文曰季子來歸志魯人之喜
也蔡季處於封人獻舞之間亦難乎其免矣公子
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蔡人召之進退
必有類於魯友歟何休以季爲封人之弟封人無
子而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避之陳返
而奔其喪思慕三年無怨心其言略與左氏合雖
無所經見而有近乎春秋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何以不稱公罪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疾
其君不以主人之辭稱焉君子以爲不臣也葉子
曰五等諸侯臣子皆得稱公吾固言之矣古者大
夫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君而後君誄之諸侯
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王而後王誄之周道也
王誄而賜之謚則各以其爵而臣子必加之於所
稱以示其尊焉主人之辭也然春秋之世有君失
其君而不得稱者齊商人弒舍公子元不順其正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此周之末造也桓侯封人也
有季之賢而不能立乃以與獻舞或者蔡人以是

罪之歟乃衛人不君宣公而刺之以讒諂戚施鄭人不君昭公而刺之以狡童君子不以為甚而載之國風以國人刺之風其上則可以臣子貶之奪其君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懲不恪也古之人蓋有知其說者而不能盡或者乃反以為與其正是未知諸侯得稱公之義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桓公三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宋人衛人伐邾者也猶曰及江人黃人伐陳爾然則非公歟非也公可及人以盟不可及也以伐盟君事伐臣與將焉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齊地也會齊侯夫人之意也不書以齊侯為主

也於是書與夫人遂如齊焉與猶許也必有先之而後與之遂繼事也見樂會之在是行也夫人不婦而後欲爲會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以繼事之辭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薨內言寢言臺下言楚宮所以正終也有不言者焉隱書壬辰公薨閔書辛丑公薨用以見其弒也諸侯薨于國外地春秋之常也桓公薨于齊齊侯實殺之以夫人爲與則春秋舉重宜必以夫人首惡然正地於齊曰薨於齊而無異文則夫人非與聞乎弒也齊人殺之而已故以諸侯薨於國外之辭一施之葉子曰吾何知夫人之不與聞乎弒歟夫弒臣子之辭也不可施之於齊夫人之初謫桓公以告齊侯爾以桓公爲不能制夫人使極其惡無所忌憚而反謫之可也然何意於桓公而遂欲殺之歟則公子彭生之事謂夫人爲與謀不可也弒大惡也春秋正名定罪不以疑用法公子彭生之事既不得以夫人爲與聞則可言齊侯殺桓公不可言夫人弒桓公雖欲加之辭有不能焉如是而後魯臣子之責與夫人之罪可言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于齊非正也故辭聞容緩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書葬某公內葬以來會爲辭外葬以往會爲辭故曰葬我君桓公何以得葬葉子曰桓公之葬不葬在法之爲弒不弒學者皆臆以桓爲弒吾不知其罪在齊侯歟夫人歟而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二氏皆以爲讎在外不責踰國而討則以齊侯言之也夫齊侯安得爲弒哉當討不

討義也能討不討力也使齊侯不爲弒則春秋雖欲責之討固不可若誠爲弒莊公雖不能討桓公固不害不葬以正其義乃以踰國不盡其責而爲之辭則何以爲春秋春秋有復讎有討弒言讎則不爲弒言弒則不爲讎二名不可以相亂弒則凡國之在官者皆得以殺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有遠之以使避無責之以必討曰殺之者無罪云爾桓公之弒則非夫人夫人之惡固不可容於魯然於莊公則猶母也既不可伸父而屈母又不可念母而忘父爲莊公與魯之臣子者則如之何正齊侯之罪而告於王曰請以諸

侯之師討焉暴内陵外則擅之先王之刑也而莊公不能乃歸獄於彭生而請於齊齊人於是殺彭生則於桓公之讎亦有辭矣而夫人所以滅天理而亂人倫者其責猶在固不害桓公之葬也二氏不知齊爲己殺彭生故亂讎殺之名而不能辨併君子而誣之烏在其爲言春秋哉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繼故不書即位有不忍於先君也凡死不以其正者皆曰故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内辭也内不言奔若曰不有其位而自去云爾何以不言姜氏貶也桓公之死魯人既已伸於彭生矣其所以死則夫人與有罪焉者魯人未之發也夫人於是走之齊亂兄弟之倫而絶於人滅夫婦之義而絶於天春秋於是焉而正之也葉子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法者行之其人教者施之後世不以法廢教曰夫人矣則不可謂之奔故言孫不以教廢法則夫人之罪不可容于魯不得書其名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逆王姬左氏以爲送公羊穀梁以爲逆當從

二氏單伯吾附庸之君也古者上公皆有孤一人
以其附庸之君爲之四命執皮帛眡小國之君與
王之大夫等皆以字見單國也伯字也故宋有蕭
叔魯有單伯然則魯何以得有孤魯侯之賜也葉
子曰吾何以知單伯之爲魯臣歟凡王臣交於諸
侯他國不言使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來我必言
使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是所以辨内外也單伯
果送王姬則何以不言使乎然則天子嫁女使諸
侯同姓者主之常事也魯諸公之主王姬者必有
矣其不每見於經以爲常事則不書也有以王之
必有以逆之則單伯何以特書乎莊公在喪且與

讎人通婚姻非道也莊公不得主則單伯不得逆
若爲王臣送女而得禮則春秋不書矣吾以是知
單伯之非王臣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國外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尊於寢
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必爲之築館禮也然
先君死于齊而喪未除以仇讎則不可接婚姻以
衰麻則不可服弁冕魯可以辭矣不能辭而築館
于外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禮諸侯即位三年喪畢以士

服朝天子錫之斧鉞晏圭辟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未冠未能朝或有故不能朝則天子遣大夫即其國而錫之謂之錫命受命常事不書錫命非常事書桓已葬而錫命則桓未嘗朝不受命而追錫之也王者繼天而能賞罰者也王失其賞罰則不足以繼天王矣故王去天葉子曰諸侯之所聽者王也諸侯不能正則去王王之所聽者天也王而不能天則去天古之誅天子必於郊爲其有善非臣子所能褒也則其貶也夫誰敢當之其亦必天乎去天所以示爲天之所絶也用是見有不能於天而天絶之者雖天子亦不得免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主之故自我歸之

齊侯遷紀郱鄑郚

移其人民墟其城郭謂之遷郱鄑郚者何紀之三邑也遷邑不書此何以書蓋紀自是亡矣爲紀侯言也凡自遷者已欲也故書曰某遷於某人遷之者非已欲也故書曰某人遷某某師遷某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也公子慶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以我爲之主而喪之也葉子曰是禮所謂由魯嫁故莊公爲之服大功之服歟王姬無服爲其嘗爲主故視姑姊妹而服大功則魯前主王姬者未之服矣王臣以我主猶爲之服豈我主王姬而反不服之乎此變之正也或曰是禮廢而莊公能舉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也諸侯爲會而僭天子且不可況夫人爲會而亂諸侯乎會非夫人之禮會齊侯於罪之中又有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見孫與喪俱至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見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於是乎廢之用是見春秋有不告至而不書者當告而不告其罪怠不敢告而不告其罪誣各於所不告觀之則著矣葉子曰是詩所謂不能防閑其母者歟魯之事君子所難言而春秋之法不可以不正故詩國風十有五而魯不與非無詩不可道也然敝笱猗嗟之詩附于齊蓋魯不可道猶將以齊見焉是以桓書遂與夫人如齊則敝笱所刺者是已莊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猗嗟所刺者是已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言其情者曲而顯著其法者盡而深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吾大夫之弗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內葬曰葬我君某公爲我書也葬天子曰葬某王

辭無加焉爲天下書也

不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酅紀季之邑也何以稱字賢也

齊取邘鄑部則紀不可立矣紀侯將大去其國則

是無紀也紀季告於紀侯以其邑入齊爲附庸以

後五廟及其姑姊妹則紀可以不亡矣此紀季所

以爲賢也以紀季爲權於義則可以紀季爲順於

道則不可故書入逆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紀季

告於紀侯而後入齊歟邾快以漆閭丘來奔春秋

書以叛使紀季而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紀與邾快

何異夫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其國則紀

季不失其爲仁紀侯不失其爲義昔者紂將亡微

子告於父師曰今殷其淪喪今爾無指告于顛隮

若之何其父師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

出迪人自獻于先王微子於是抱祭器去之周武

王封於宋以立商後微子與比干並稱仁比干以

罔爲臣僕而死紀侯以罔爲臣僕而去君子以紀

侯似比干以紀季似微子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為奔焉此君子之善善以別嫌明微者也

冬公次于滑

次兵止不進也有師次有公次何以或言師次或言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次非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有救而言次者有侯而言次者有無事而言次君子以為輕用其身而妄勤其衆故内外之辭一施之慮善以動動其出猶有名未有無名而興也惟厥時商之所以興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諸侯相見於廟中則有饗饔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諸侯不以外相交則示不以外相饗故諸侯無言享夫人而行之祝丘甚矣禘齊地言會則外為志焉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内為志也以禘視祝丘則地愈逼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蓋莊公不能制其母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已病矣

三月紀伯姬卒

内女書卒喪之也天子諸侯經暮大夫經緦天子女而適二王後諸侯女而適諸侯則為之服而喪之禮也喪之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齊將取紀紀侯義不下齊使紀季入齊以後紀盡委衆而去之不殘其民不滅其國不辱其身君子以爲輕其所爭守其所不爭則天下之爭奪可息故以紀侯一見之紀侯視天下猶紀也故不言出內不迫於國人故不言奔言不託於諸侯故不言其所往國雖去而猶存也故不言滅無君而莫之別也故不言名葉子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歟禮也大夫去位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紀侯何以得去其國昔者孟子嘗謂瞽瞍殺人而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其海濱棄天下猶棄敝屣也不得於瞽瞍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夫天下亦大矣而舜失之不爲憂得之不爲喜曰吾固有重於天下者云爾齊之欲紀自祿父以來謀之久矣紀侯以魯婚姻之國而求於魯於是爲成之會而桓公無能爲猶朝桓公以固好又薦女於天子季姜歸於京師紀可以少安矣而齊侯曾莫之畏方取其三邑則齊非得紀終不已也天下有道此小以事大天下無道衆暴寡強陵弱而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紀侯獨奈何哉以爲人也則力不

能抗以爲天也則非人所能爲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紀侯不爲也則曰是欲得者紀而已夫紀安足爲我累絜其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是隱矣茲不亦訢然樂於海濱視天下猶敝屣者歟不可去者禮也可去而去者義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推紀侯之義可使天下皆無欲則雖無與爲之主而亂無自而萌民使至於老死不相往來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已亡矣伯姬何以得葬齊侯葬之以說紀也葬臣子之事也齊侯知取紀之爲愧不知奪人之國身行其臣子之事爲尤愧也君子於是著之焉葬子曰外夫人不葬然歟曰然謂諸侯之夫人也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葬所以別內而示恩也然而鄫季姬不書葬蓋以貶子叔姬杞叔姬不書葬蓋以出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得葬公羊穀梁乃以爲隱此三人而特書父母之於子兄弟之於姊妹一也豈有見其死無故則不隱之者乎此知外女之有別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侯殺人之父而通其子莊公忘父之怨而與其讎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主王姬

天子命之可也會于禘享于祝丘夫人爲之可也
狩於是則公無辭矣凡諸侯與公並見而人者公
亦與人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不言如如師者請師也必有事焉然後請之故
鞏之役齊使國佐如師纔一見焉亦已希矣未有
婦人而如師者也會于禘享祝丘固非矣然猶有
以爲禮也如師豈禮之謂乎國佐如師不地地於
鞏也此前未有言如師者何以不言地所以爲罪
者不在地也
秋郯犁來來朝

郯邾之別國而未盛其國後爲小邾者也犁來郯
君之名附庸之君以字見犁來書名不滿三十里
之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者何納朔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朔雖
宣姜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爲嫡子況殺
二公子乎四國稱人微者乎非微者也左右公子
立黔牟而逐朔蓋必請之於天子矣故王人子突
救黔牟逆王命而黨朔皆貶而人之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也子突字也五國黨朔而伐衛王不能

正乃使子突救焉救非王之道然視不救猶愈矣
故字子突一見正也葉子曰臣無褒貶其君之道
王之善惡春秋不敢遽加也各因乎人以見之而
已故苟有過也宋渠伯糾貶以名苟有善也王人
子突褒以字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逆辭也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其爲君
者也朔非王命則不宜君而其入爲逆矣故雖位
未絕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衛諸
侯與有力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俘公羊穀梁作衛寶左氏作衛俘當從左氏寶
亦俘也古者天子分寶玉於同姓以展親分遠方
之職貢於異姓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寶
齊以納朔取衛寶以爲賂欲分謗於我而我納焉
我則過矣而齊爲首故正其名曰來歸鄙鼎我志
也則書取衛俘齊志也則書歸葉子曰伐三髊而
俘寶玉以湯則可也齊安得取於衛勝商邦而班
宗彝以武王則可也齊安得歸於我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記異也恒星經星也宜見而不見宜隕而不隕是

異也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孛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孛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孛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隕也非有墜之者也故直言不見與隕而不言有日中者一日之中夜中者一夜之中言晝夜者不以時義不在焉也如雨衆多如雨然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也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也夫人與齊侯會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葉子曰吾讀載馳之詩始曰齊子發夕已而曰齊子豈弟是在禚祝丘之際猶可也繼曰齊子翱翔終之以齊子遊敖則無復忌憚矣故如師又會防又會穀則所謂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萬民者也是詩與南山皆刺襄公而每以魯道有蕩齊子爲言非惡於我與南山始惡之詩也故言大夫見其微而去之載馳極其惡之辭也故言不可掩而播於萬民夫見惡於萬民則春秋如師之意庶

與穀之會又何責焉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何我師也何以不言將將卑師衆也陳人蔡人陳蔡之微者也次何以言俟不正其以衆暴寡欲邀人而幸其捷也陳蔡出兵魯人以師邀諸塗設伏以覆之歟據險以掩之歟王者之兵貴正不貴奇貴義不貴利不正勝猶譎也不義獲猶貪也葉子曰次非用師之道也有伐而言次者不怙其強退以待其成如齊侯之於楚書曰次于陘則伐之善者也有救而言次者形勢相持以為之援如叔孫豹之於晉書曰次于雍榆則救之善者也無

事而次以俟人君子以為譎與貪而已矣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秋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也古者以春蒐振旅而教其出以秋獮治兵而教其入而楚子玉治兵於瞯則不必以獮凡師出則為之矣晉文公振旅凱以入則不必蒐凡師入則為之矣非禮也此郎之師俟陳人蔡人不至故假治兵以為之名將遷以圖郟而以春興之也葉子曰禮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己卯烝乙亥嘗皆柔日也壬午大閱甲午治兵皆剛日也以為猶有先王之制焉故因其日之可見者而見之是謂君子憎而

知其善成人之美不成其惡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是遷而圍郕者也何以不言遂公遷之也郕文王之昭同姓也圍之則將取之矣勞民而動衆君子有不得已以師出爲無名而遷以取人況同姓乎郕降于齊師出無名遷無義曰寧降于齊師爾則義不足以服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爲郎之師歟凡圍不言及及圍猶及戰也春秋之義以主戰者及戰者曰吾志乎爲此戰云爾是果爲齊志則言會不當言及今以我及非吾師遷而何穀梁不察乎此而歸惡於齊乃謂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我

伐同姓而益齊以爲辭固非矣公羊諱滅同姓而辟之是我實滅而嫁其惡於齊惡足爲春秋乎

秋師還

師未言還者於是乎言還危之也還者返乎彼之辭也越三時而暴兵於外始俟人而不至終圍人而不服以我爲危不得返也君子以爲郕之師幾鄭之師鄭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以禦狄陳其師旅翱翔而不召衆散而歸書曰鄭弃其師今郕降而師不還亦鄭而已矣然則善之乎亦善之也葉子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之爲言一也於晉文齊侯卒而還曰乃還見還之有所

因也於魯圍郕不服而還曰師還見還之危不得返也故師出以善得還者二晉善也魯善之也是以君子必慎為兵左氏以是行為公將非也其亦不達稱師之義矣所貴乎還者以師也乃公不得乎郕而還則何善之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弒其君諸兒

盟納子糾也公不及大夫何以言公及齊大夫盟以公為義可以納子糾則不恥大夫得敵公也大夫何以不名略之也何以略之欲納子糾而後不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公之義得以納子糾歟齊

魯不共戴天之讎也使襄公在公且不可與共戴天況國亂而納其子乎春秋之義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人一人也罪一罪也一見貶則不復再貶矣莊公之罪在於子糾來奔之初凡諸侯及其大夫來奔於魯未有不書於策者而子糾之奔獨無見焉非以其讎不當受故深絕之而不書歟則於是焉而正之者特以子糾小白之辨而已諸侯之嫡子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子糾得以君薨之辭見是世子也受人之世子國無君而不納則誰納歟故莊公之罪已定於受子糾則蔑之盟不責其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子糾穀梁作糾左氏公羊作子糾當從二氏凡春秋言納皆與其納也與其納則糾者子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逆辭也以奪子糾之國而先之也小白何以氏齊齊未有君也葉子曰突歸于鄭不得氏鄭有忽在焉則鄭非突之所得有也赤歸于曹不得氏曹有鬷在焉則曹非赤之所得有也襄公死而子糾在外齊雖非小白所得有齊未有君而小白入焉則小白亦固齊之君也然則齊陽生入於齊內旣有荼則陽生安得亦氏齊乎陽生正荼不正也有

陽生而後可以不君荼子糾正而在外小白雖不正而齊無與爭君者正與不正於書入焉見之矣則小白所以氏齊者曰是齊之君而已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未有言敗績者此何以言敗績貶不能納糾而自取敗也凡內職不言敗不使我受責而外得加乎我以殺恥君子辭也莊公之於糾旣已忘父之讎而受人之託矣大夫以春盟齊未有君可納而不納至夏師圖之遂使小白得以先入若知其不可爭而始保之糾猶未必死也不量力而再伐卒

不能納徒以自喪其師恥孰甚焉非人之加乎君子雖欲使我不受責而無以爲之辭故於是一見之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六

葉氏

莊公二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在我者也齊人何以言取乘乾時之敗脅我而取之也孰取之齊侯也齊侯則何以言齊人敗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我以千乘之國不能納子糾又使人得以取焉必有與之然後取之病在我也必有得之然後殺之者齊也故歸惡於齊也既兩見之矣然實殺之者齊也故歸惡於齊而人齊侯焉葉子曰此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

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蔡公孫姓以沈子嘉歸殺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是也

冬浚洙

洙魯水也浚深也內無以服齊而求深於洙以爲守國之道則非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先曰荆後曰楚名從主人以國舉之夷狄也凡夷狄君皆稱國臣皆稱人略之也中國無王夷狄交侵而楚始見焉荆敗蔡師是戰而敗也曰蔡師敗績夷狄不言戰敗績不成乎戰也其泓而後得言宋敗吳至柏舉而後得言楚敗未成乎戰則夷狄爾以歸囚服也國滅而以歸者有矣未有敗而以歸者也故書名與國滅而囚服者其辭一施之絶之也葉子曰吳楚徐越初皆中國也吳出於太伯楚出於祝融徐出於益越出於禹而春秋槩以夷狄書之豈固輕絶之哉以爲是皆聖賢之後而禮義之所成者也既狃其習而與之俱化矣吾無以正之則舉天下而皆夷狄也其拒之安得不嚴責之安得不深乎故其君稱國其大夫

稱人死而來赴書卒不書葬一皆不得與中國齒也然吾爲此亦惡其不爲中國而已使其通於我而悅禮義之化翻然有以復其舊則吾亦何用終棄之哉爲夷狄則與之爲夷狄爲中國則與之爲中國而後夷狄可卒復爲中國也故楚大夫以椒來聘則得稱名此春秋用夏變夷之道也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諸侯擅征伐罪矣況滅國乎凡滅之志皆惡也諸侯奔皆名而書出滅國不名內無君也不言出無所出也葉子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而後可滅公而滅人之國者交相滅之道也小白始圖霸而先滅譚又滅遂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悅者矣而或者以爲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

記災也凡外災異不書成周以王書宋以二王後

書齊以大災書宋衛陳鄭以衆書陳以哀滅國書杞以二王後而不書以告而弔弔而合禮則書不以告或告而不弔弔而不合禮則不書也葉子曰凶禮六弔禮以哀禍哉周公之政也而諸侯與有焉是謂周禮救患脩睦之道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葉子曰同姓而主昏魯所宜爲也何獨兩見於莊公蓋惟齊不可主昏惟莊公不可主齊昏非莊公而主齊非齊而我主之皆不書小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叔姬紀季之妻也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歸紀季之妻則何以得書歸非始歸也叔姬之歸紀季久矣非所當見則不書紀滅而紀季入于齊以叔姬託于我待其成國也而後復焉故以始嫁之辭書之成紀季之得後紀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叔姬之爲紀季妻歟凡媵不書以叔姬爲伯姬之媵待年而後歸則不得書且紀侯去伯姬卒雖媵何用歸將以紀侯而錄之歟則春秋所以成紀者於紀季見之矣無所待於叔姬也舍是而叔姬得歸鄫非紀季之妻而何然則叔姬託於我何以不書非歸寧也則不可以書來非見出也則不可以書來歸以爲義無所用見則不書焉爾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之再命者也仇牧賢也蓋捷弒仇牧趣遇之門手劒而叱之及仇牧賢也蓋捷弒仇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萬遂殺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二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穀梁作齊人當從穀梁四國何以皆稱人大夫而始為會與惡曹清丘之盟同罪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侯之為齊人歟三家既不著其事考之於時則小白方圖霸而未成也當時諸侯雖未必全聽齊豈無一自至者帝嚳

以微者會之哉以惡曹清丘之事推之則大夫為相好與共推小白爾夫圖霸亦大矣不能請之於王而大夫自相為謀小白亦靡然受之大夫而不受之其君皆春秋之所宜治也是說也穀梁微知之而不能盡故特以為舉衆之辭是蓋不原其情而臆為之說者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三國皆微者歟非微者也非微者則何以書人正王道也小白之圖霸自此始矣是可以為王而不為王故於其始抑而人之所以示天下之無所用

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伐宋之爲正王道歟小白五霸之盛者也前乎此嘗以師次于郎以窺我矣已而復以師滅譚焉春秋皆以常法書之以爲與凡諸侯者等也至北杏之會大夫將推之於是始與滅遂皆書人則以小白爲可責矣故柯之會與公皆以爵見則諸侯亦將推之明年遂與兩國爲此伐霸於是始焉由是伐鄭伐我伐徐伐山戎伐英氏三十餘年皆書人終其世得以爵見者二十四以師見者三則稱人豈皆微者哉蓋春秋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必有如湯文王者然後爲吾之所貴若小白而少假之則天下皆趣於霸王道何由而興乎惟小白可望以爲王則亦惟小白可責以爲不王此於其伐每抑而人之所以著其法以責天下後世也故言管仲之功於春秋之時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以兵車可以許其仁言小白之事於三王之道則管仲之功曾西且不肯爲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其知之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吾之孤也單帥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帥師師將尊師衆也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不言帥師師將尊師少也單伯何以不言帥師師猶之得臣也何以再見後至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北杏之會齊人先宋人齊人主會也是會以單伯往會爲辭而復以齊侯先宋公蓋宋始服於齊諸侯於是相與推齊霸故明年再會鄄齊侯遂居宋公上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爲諸侯之推齊霸歟此會鄄曰衛侯即朝也後會鄄曰鄭伯即突也朝自莊六年違王命而入衛不與諸侯通者九年突自莊四年與陳侯遇于垂不與諸侯通者十一年至是而皆來會非以小白浸強而得諸侯有不敢不至歟蓋於是爲幽之同盟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不得歸寧者也禮女嫁父母在歲一歸父母沒使人歸寧祿父沒矣夫人前與桓公如齊已而會于禘享于祝丘又至于如齊師是在襄公之世其惡爲甚矣然辭無所貶曰夫人姜氏焉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今小白始霸而夫人復如齊小白安得受之歟古之善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齊其家者必先正其身小白之正身齊家亦襄公而已故其刑能施於哀姜而其禮不能正於文姜君子以是病小白是以與襄公之辭一施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宋序齊上主兵也諸侯雖推先齊然小白之霸猶未受命于王故宋復以主兵居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前未有言同盟者此何以曰同盟於天子之同禮盟諸侯也何以沒公同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諸侯之同盟者多矣何以於是獨沒公於其始焉一正之以小白為可責也古者諸侯以朝覲宗遇四時

更朝於王常事也見於廟中而不盟以事來見非其節而會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也見於國外築宮為壇祀方明而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不協則和之也齊侯將帥諸侯以奬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而共受命焉齊侯於是始霸天子命之也然則春秋與之歟實與而文不與所以沒公也以為齊侯欲以奬王室則可以諸侯共行天子之禮而聽於齊侯則不可公不可見則諸侯亦不可見矣葉子曰周衰諸侯不朝王久矣齊侯既圖霸將從之而不正歟則天下無時而有王也帥之以共朝王歟則諸侯未必

皆能朝也伐之則不可勝伐然則爲齊侯者如之何曰天子固有不時巡而合諸侯者也吾請之王而設於此使諸侯如朝於方岳之下而莫不聽焉吾王庶幾其可尊矣是齊侯之志也吾何以知其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殷國之節也豈齊侯之自爲者哉及諸侯之從已者信然後以爲吾非得已而不已者遂終其世而不復爲則齊侯之志亦可見矣故晉文公會諸侯而召天子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全天子之行齊侯假天子之禮而與諸侯會曰齊會諸侯諸侯同盟子某而無異文特以沒公微見之春秋與齊之實在是

矣是以桓公有同盟文公無同盟孔子所以與桓公之正而不譎也自齊侯卒宋襄公一爲會而不能終文公之後晉主中夏每襲其迹而竊用之天下卒莫從則僭而已矣其弊遂有大夫而爲者豈春秋之意哉先儒乃謂同尊周同外楚夫盟則同矣何獨於是言之若曰姑以爲言而後不能則與常盟何擇吾未知其說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之名也得以爵見進而成國矣北杏之會邾之伐邾人皆在焉或曰齊以是請於王而進之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之再命者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詹未
三命則非鄭之知政者也鄭伯與宋公會于鄄則
同好矣未幾而鄭侵宋故宋復主兵而齊衛共伐
之至同盟于幽而鄭服故以詹爲說而執焉鄭非
詹之所得任則執之非其罪者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國也齊人衆辭也殲盡殺之也齊以強滅遂遂
不畏其力能以亡國之餘而盡殺其衆非遂能殲
齊齊自殲也葉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齊小白之霸
能率諸侯而九合不能服遂一國豈得之者不以
心歟文王之造周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夫
文王之所謂力者非強服之也靈臺之詩曰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使有國而知此則天下之民皆襁
負而至矣何待滅人之國而後爲強乎故以遂一
見法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苟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爲去就以義爲死生詹
雖無罪而齊何畏焉幸於全生而不以義去則亦
苟免其身而已奔以適我爲志故曰來奔逃以含
彼爲志故曰逃來
冬多麋

記災也麋多則害稼冬稼成之時也螽螟害稼者也凡見則爲災麋非害稼者也多而後爲災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內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乎濟西蓋過我而躡之也我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躡之蓋出不意以偉其功掩不虞以乘其利以莊公爲諼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躡之則不責其及也

秋有蟓

記異也蟓與螽皆害人之物蟓蝗中國所無也鶡鴟所無則有爲異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illegible]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勝臣凡勝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勝陳人之婦而結之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鄄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爲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

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
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
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
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
辭一施之以爲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
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
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不爲之
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
而行戍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
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
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戕大荒饑也
大札疾也大戕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
陳災不目其所略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
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廄庫廛市皆盡焉爾古者國

有大哉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公之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夫眚者何大罪也肆者何縱也大罪則何以謂之大眚過也古者謂視不明爲眚過而雖大君子宥焉何以書以文姜也有眚有大眚諸侯不得專殺則亦不得專生肆眚諸侯之事也肆大眚天子之

事也魯得肆大眚雖周公之賜文姜之罪天子不討而得葬故莊公因推以及其國人非所肆而肆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莊公蓋作福者也其亦無以保其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肆大眚爲天子之事歟周人告其臣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眚而肆之可也然馭福以生馭過以誅蓋王之八柄豈諸侯而得爲乎莊公之意若曰吾固得肆大眚矣夫人之罪當討而不得葬今天子既宥而不討使得稱小君而終爲夫人吾國人而有大罪吾如之何而殺之必有非大眚

而肆者矣非大眚而肆雖天子且不可而況於魯乎大眚而得其節皆常事不書特一見吾是以知其非所肆而肆者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也謂諸侯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葬公曰我君葬夫人曰我小君厭也故以稱諸異邦之辭言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陳諸公子也何以不稱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殺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之道也凡以國殺而名者有罪而累其君也其不名則無罪也以人殺而名者有罪而干其衆也其不名則無罪也御寇陳人殺御寇而其黨公子完顓孫奔齊御寇宜有得罪於陳人者也其事則史失之矣葉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公族有罪不以干有司以爲大夫者吾任之所與共政者也公族者吾親之所與共恩者也不幸而有罪則大司寇議其辟不得已而麗於法則甸師致其刑然而公族獄成而讞於公猶曰宥之三宥不對走出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有司以爲無及則哭於異姓之廟素服不舉而私喪之如是猶有慢賢而賊

親者故葵丘之會齊小白猶曰毋專殺大夫天下無道政在大夫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弊害萬世之法是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雖謂之義終不通乎春秋蓋以為大夫之有罪無罪吾固有以為之辭矣則其不可殺槩書之曰殺其世子殺其弟殺其公子殺其大夫所以正君臣之義而厚骨肉之恩也

夏五月

四時無事書首月以見時有事則於其月見之五月首時而下無事蓋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傒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公也何以不言公禮卿不會公侯也葉子曰名分不可不正也古者諸侯之命諸臣之爵莫不皆有別焉大國之君九命公也次國之君七命侯伯也其卿則不過三命小國之君五命子男也其卿則不過再命先王之意以為諸侯之邦交有不得不用其臣者既使之敵則臣無敵君之義不使之敵則無以致其睦鄰之道故為之節以大國三命之卿而當小國五命之君此禮之所不得已也至公侯伯則尊矣必君而後可敵焉晉荀庚衛孫良夫尋盟魯臧宣叔以為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虛大國上卿而不言

蓋不以當諸侯之臣而晉執叔孫婼與邾大夫辛
婼辭以爲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即命其介尚行
先王之制也而齊以高侯晉以陽處父盟公可乎
是以皆沒公而不見此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以其喪娶也文姜之喪
始練而公圖婚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
又過也何以不於始焉譏之納幣納徵也婚禮納
采以問其族問名以詢其氏氏姓得而告於禰廟
曰吉而後納幣以爲之徵則成禮矣納采問名猶
未定成則不可易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則何以來聘以其臣來也何以不言使內大夫不外交聘非祭叔之所得爲也祭伯來朝自朝也不與其朝故不言朝祭叔來聘使臣也不與其聘故不言使葉子曰吾竹以知祭叔之得有臣歟古者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其家邑謂之具官大夫則不得具官而得臣其邑官事使攝焉是亦臣也是故大夫以具官爲非禮而管仲以官事不攝爲非儉孔子嘗爲魯司寇大夫而三命者也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夫子路豈以必不可行之禮而加之孔子哉以爲孔子嘗爲大夫蓋得攝官以爲臣而不知不在其位則門人不可臣也然則大夫之在位固有攝官而爲臣者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何春蒐田之祭也古者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未聞諸侯而會祭也蓋曰觀焉則非以爲祭者也故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禮也曹劌固知之矣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宋附庸之君也諸侯相朝非禮也即遇而朝又非矣古者朝必以廟朝於王所可天子有方岳之朝也朝於公不可諸侯無外朝也朝公而已矣不言來穀齊地也

秋丹桓宮楹

桓宮桓公之廟也丹楹非矣丹桓宮楹又非也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大夫倉士黈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離盟也小白已霸矣公復爲離盟則非諸侯之政

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高侯爲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爲扈盟而後公如齊逆女見公之迫於齊而不敢不從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丹楹過矣刻桷又甚也桷椽也禮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而不加石大夫斲而不礱士斲其本葉子曰莊公之脩桓宮非其節也以爲崇之以致孝歟則公之即位二十有四年矣而今始脩也以爲壞之而脩歟則脩非特楹與桷也然則何以脩以夫人將歸也古者天子七廟親廟四桃廟二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親廟二祧廟而五大夫及其皇考士及其王考其爲禮雖有別而宗廟之制則未之有聞也人戒彤日而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莊公因夫人而爲之蓋有甚於徒致其豐者故言丹言刻則非所以事其禰言桓宮則非所以事其祖莊公之厚桓適以侈之而已武曰武宮煬曰煬宮遠也故以諡舉之宣曰新宮近也諡之則疏也祖以禰而得祖稱豈其厚之乃所以疏之歟故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穀梁其知之矣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七

葉氏

莊公三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大夫之事公親之非禮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逆辭也莊公義不得娶於齊則夫人義不可見宗廟夫人之至爲逆矣故不書至葉子曰諸侯十五而冠冠而生子莊公於是生三十有六年矣而夫人始見以防與扈之盟考之莊公過時而不娶豈得已哉內迫於夫人而濟侯爲之制有不得自

專也而春秋無異文以爲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
昔者舜不告而娶孟子曰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
懟父母是以不告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使莊公
而知此義不娶於齊雖不得於文姜以承宗廟之
重而盡人子之道與之爲舜豈不可乎卒之身死
無嫡而慶父得以乘其隙則莊公之爲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宗之婦也覿大夫聘而私見天子之禮也
幣諸侯朝王而享王與后之禮也朝有贄享有幣
夫人以丁丑入則大夫宗婦既見矣越三日而覿
非禮也覿而用幣男女之同又非也以爲尊夫人

者在物而不在禮矣不言及不以大夫及宗婦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宗婦之爲同宗之婦歟古者諸
侯同宗之妻曰宗婦以承宗言也大夫嫡子之妻曰
宗婦以同言也大夫嫡子之妻曰介婦曰衆婦焉子同生傳說文姜與宗婦命之
齊穆姜卒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此諸侯
之言宗婦之禮也覿夫人何擇於大夫之承宗者
歟凡大夫之妻皆得進矣則宗婦非大夫之妻禮
諸侯以時朝於天子各執其玉謂之贄朝畢而享
王與后各獻其庭實謂之幣於是享王以璧享后
以琮則周官辨以帛琮以錦者也是謂享而非覿

大夫來聘無享脩其君之禮成然後奉束錦而請
覿者大夫之私禮也大夫而後有覿故曰公事曰
見私事曰覿諸侯之大夫宗婦夫人之禮吾不得
而聞矣意者其有見而無覿歟見而用贄則大夫
以禽鳥婦人以榛栗棗脩先王之制也今見而言
覿是再見也覿而言幣是尚物也則宗婦之獻與
夫人等大夫覿而用幣猶以爲僭享王而況施之
宗婦乎公羊以宗婦爲大夫之妻固非矣穀梁雖
知其說而謂大夫不見夫人諸侯祭宗廟夫人與
亞獻以爲不見亦非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君也何以不言爵踰年而喪未除也何以不
言子不問乎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曹羈之爲曹
君歟射姑卒矣而曹不見君君曹者非羈而何鄭
忽君鄭而突奪之故書鄭忽出奔衛而突歸不得
繫於鄭曹羈君曹而赤奪之故書曹羈出奔陳而
赤歸不得繫於曹突之歸以祭仲赤之歸以戎忽
羈正而突出不正故其辭一施之則羈固所以爲
曹君也
赤歸于曹
歸易辭也赤曹莊公之庶子自戎入而取國戎有
奉而易也不繫曹不與其得曹也何以不言自戎

歸于曹不與夷狄之奉中國也

郭公

闕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大夫之嘗入爲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葉子曰日食之禮天子何以伐鼓于社諸侯何以伐鼓于朝歟凡鼓皆所以亢陽也社者陰也諸侯亦陰也天子救日則攻陰故伐鼓于社以攻之諸侯卑不敢攻社故伐鼓于朝以自攻用幣于社以請之也古者散祭祀之牲皆養於國也未有不養而爲牲者也玉帛牲牷非大祀不舉次祀則用牲幣小祀有牲而無幣略之也然天災則有幣無牲者蓋社亦小祀牲幣不可以並舉常祀則用牲非常祀則用幣幣可及牲非養則不可及也是禮也叔孫豹蓋知之矣故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季孫宿莫能知乃以爲正月朝慝未作而後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故日食而見經者三十有六而書鼓用牲于

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詩所謂正月者也則魯人之失久矣經於是特正之其亦考於夏書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鼓嘼夫馳庶人走何必見巳而後行之歟太史以建巳爲正月季孫宿以建子爲正月皆非也莊公或舉于九月尚先王之制哉左氏不能察而取以爲說則太史與宿誤之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妹也不言逆女逆之合乎禮則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水旱祭雩宗蓋有壇焉禮非日月之眚不鼓鼓于社于門非禮也榮門用瓢齋用牲于社于門亦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曹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赤之歸曹戎實奉之故公以春伐戎以正其不得奉也曹懼而殺其大夫則大夫爲無罪矣葉子曰春秋因人以立法不因法以窮其事曹窮法以治其人因事以見法不因法以窮其事曹之事非春秋所得盡紀也春秋之所見焉者其君

之正不正大夫之有罪無罪云爾則大夫之名固
非春秋之所必見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
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君前而後
臣名父前而後子名士二十而冠尊其名而始乎
字以見名之重故春秋之法常寄於字與名不應
字而字所以爲褒也故宋高哀得以子哀書則仍
叔之子不書字奪之也不當名而名所以爲貶也
故宰渠伯書糾則曹大夫不書名與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何以序齊上齊侯失霸也前此者宋人齊人邾
人伐鄭齊猶未霸也則宋以主兵先齊人可也今

齊之主中夏十年矣宋猶得以主兵居上則非霸
之道也故皆貶而人之古者二王後不專征唯方
伯而後專征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也文姜死矣伯姬不得歸寧故即洮以爲
會會非伯姬之所得爲洮非伯姬之所得會而莊
公莫之正蓋文姜會齊侯于禚公不以爲非則公
會伯姬于洮宜不以爲過矣會禚而後見夫人如
齊師會洮而後見杞伯姬皆公爲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再見同盟距前十二年矣天子殷國之節也同盟非齊侯之所得已諸侯信而霸業成則吾所以尊天子者亦已終故自是不復盟天子於是使召伯廖來賜公命則加命以賞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也仲字也大夫則何以得字見王人之辭也古者大夫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則葬之矣不書小事也此何以書為其將以圖國也莊公在位久未有嫡子子般孟任之子庶長而得立者也慶父叔牙通乎夫

人欲舍般而立慶父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而之陳以為之圖莊公病召公子友於陳於是殺叔牙而立子般君子以是録其行也何以得言如使若以君命出然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友謀子般而出言如書曰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春秋莫能辨焉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之録季子歟昔者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繆公於是哭諸縣氏謂諸侯不哭大

夫也乃諸侯大夫士師行出疆請於君其反必有獻且告固有許之出者矣而況謀其國乎方慶父叔牙之與夫人通也季子必微察之曰非我莫能正而勢未可以加也將委之而奔則懼絶而不得復將忠而不以名則懼疑而不得去魯之安危季子所自任也則託原仲之葬請於公而求援於陳季子蓋有以圖之矣此所以能卒立子般而行其志也歟君子之防患也貴見微其弭亂也貴能濟若季子可謂微且濟矣宜君子之録之也

冬杞伯姬來

來歸寧也內女不言來此何以書來父母沒矣杞伯姬不得來而來也凡諸侯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大夫之再命者也凡婚親迎不親逆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親逆非也非君命而來亦非也不曰逆女大夫之辭也天子逆后稱王后已成婦之辭也諸侯逆夫人稱女未成婦之辭也大夫逆妻稱字姓懿於父母之辭也

杞伯來朝

此杞侯也何以稱伯時王貶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言伐至之日也不地地於衛也凡兵以及者爲主及之者爲客齊以王命伐衛衛不服而戰故以衛人及齊人言衛人之主戰也敗績不言人其曰人敗逆王命也齊不救子頹之難雖以王命討衛其稱人亦貶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人之爲貶歟始惠王立而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後幽之同盟三年也是時天下諸侯已惟小白而霸矣豈非以率天下而尊王室歟然小白坐視而莫之

正也子頹奔衛衛背幽之盟遂與燕師伐王而立子頹明年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處王于櫟而後入周又明年與虢公復王而殺子頹小白方遠伐戎亦莫之問也衛自是負其罪八年小白亦不討至王賜以侯伯之命請伐衛不得已而後加之兵僅敗衛人亦不能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執謂鄭突能不失幽之盟以正王室而小白爲霸主反遠事於夷狄鄭突能執燕仲父而小白反不能執衛朔春秋所以與衛同罪而一施之槩貶以爲人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

以兵相援曰救諸侯相伐而方伯救之正也凡救之志皆善也何以曰人微者也

冬築郿

郿內邑也書不時也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為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廩竭也不言米無禾則無米矣冬書之歲杪知其足否之時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言使非君命而辰請行也魯無麥禾辰請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乃以魯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謂之為辰之請行也然則與之歟非與之也臧孫辰卿也古者冢宰以歲杪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待其竭而後為之謀則已晚矣以為居官當事不辟難則可以為卿之職則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因舊而脩曰新有加其度曰新作廄馬閑也禮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爲乘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廄廄爲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廄之脩非務也葉子曰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所得爲也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宮或以親盡而不新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於雉門及兩觀亦魯之所得爲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歟由是以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所惡於新者爲其作也

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於延廄固所得爲矣以爲不能制其國用至於大無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事於他豈知務者哉故雖其所得爲亦不免於罪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之新延廄亦可仍而不仍者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鄫叔姬也何以繫於紀而得卒成紀季之後也

城諸及防

諸防內二邑也得時矣何以書新延廄已非矣城
又非也以諸及防小大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左氏作次當從左氏不
言主帥微者也故與伐邾之辭一施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國也降鄣非自降降之者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伯姬卒矣書葬叔姬卒矣又書葬存紀也葉子曰
春秋於紀何其致意之深也自紀季以酅入齊不
以爲叛紀侯大去其國不以爲奔終始二十餘年

常欲紀之屢見至叔姬葬而紀絕矣蓋王政之
諸侯以力相并者不可盡誅也故以紀一見之以
爲雖齊之強有終不可以滅紀雖紀之弱有終不
可以服齊者則國固非人之所可滅而人亦不得
滅人之國而天下之爭奪息矣故曰興滅國繼絕
世而天下之民心歸焉孔子之志也
九月庚午朝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
于魯濟
魯濟內地也有齊濟有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戎也此齊侯之師何以曰人正亂者先中

國而後四夷楚強而未伐衛伐而未服罪乃越千里之險而事夷狄以齊侯爲誇也故貶而人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帷士簾臺非以爲觀也天子爲靈臺以候天地諸侯爲時臺以視四時非是不築築臺于郎非所築而築也築而又築益過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者何軍獲也下奉上曰獻齊霸主則何以獻獲於我威我也始小白伐山戎請兵於我不從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

魯必即楚小白乃止故其歸也誇之以示我春

從而書之挈齊侯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凡蠻夷戎狄有干王命方伯征之則獻其功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久不雨

記異也歷月不雨異也歷時不雨尤異也歷再時不雨異益甚矣葉子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一失其節則陰陽之氣繆矣故春秋以冬春書不雨者所以見異也至夏則將有害乎稼穡矣異不足言也故夏而不雨則書旱至秋則稼穡將成而又受其害者矣旱不足言也故秋而不雨則書雩雩者

禱也春秋無以秋書不雨以雩見之也夏以旱見
不雨而僖獨四月一書不雨者以著其不爲旱也
秋以雩月不雨而宣獨秋一書大旱者以見其不
得雨也此周正也禮至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者
夏正也夏而不雨猶有望於秋秋至於八月不雨
則苗槁矣無復有望矣故君爲之變君以民爲本
者也民以食爲本者也君而無民則無與立民而
無食則無與生此春秋之所謹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内邑也書亟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宋地也齊侯霸也宋何以先齊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季子殺之也何以
不言刺順季子之意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始公
問於牙固曰慶父材矣俄而牙弒械成則不得於
公而欲弒公也季子幸其惡之未成而不以爲國
獄則和藥而飲之使託若以疾死然義不失正其
國仁不失全其親者季友之意也葉子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於是居東二年而罪人得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誅管叔豈得已哉使周公知其將

畔必有以處之矣何至於誅故曰仁知周公未之盡而季子能隱之此周公之所不得爲也而何恕焉故苟不可以殺雖鄭伯之於段容之於始君子不以爲慈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苟可以殺雖季子之於牙酖之於將弒君子不以爲過書曰公子牙卒此君子所以處君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正也禮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男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此弒也何以不書弒內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爲弒也未踰年之君未葬稱子書名未成其爲君也古者天子在喪稱子小子未踰年而死則曰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諸侯則否故諸侯未踰年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何閔公立而聘齊也慶父殺般者也何以不歸成季子之意也叔牙可殺則殺慶父未可討則未討惟不急於慶父而後季子之謀可行也葉子曰慶父季子之事魯存亡之所由分也嘗試論之慶父與叔牙專國久矣外乘莊公之弱而無所

憚内扶夫人之姦以爲援季子陳出也而非其母弟得與聞國政於其間亦幸而已矣及莊公問後而告以叔牙之言方是之時權在慶父季子非特不可誅其兄固力之所不能誅也適其將謀而未成故得先事而密殺之至於牙死慶父知其謀而復殺般則次必及於季子季子豈愛其身不能死難者哉以爲慶父殺已而自取之諸侯容而不討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不容而討之則兵加於國魯之亂未已也閔公者夫人之娣叔姜之子是亦慶父之黨於時纔八歲僖公賢而長慶父不立僖公而立閔公亦豈甘心以爲君者哉假夫人之故以

說於齊少緩魯人之怨而申其志於後云爾則慶父終欲得魯者也季子於此勢不得兩全寧置慶父而陳則可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能隱而季子得全於外魯庶幾其可爲矣此季子之志也春秋蓋察之矣故直書慶父如齊而深隱季子奔陳至季子來歸而後始見褒則慶父如齊非逸賊季子奔陳非逃難卒之誅慶父而立僖公則季子之謀魯者無遺策是固君子所以成其意者也

狄伐邢

閔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閔公般之庶弟而般未踰年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也何以盟定公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定公位與左氏穀梁皆以是盟為納季子夫子般弒而季子奔陳慶父請於齊而立閔公慶父與季子蓋不並立於魯者閔公生纔八歲安能內拒慶父之強外召季子而請諸齊慶父者季子

之所不得制權非出於閔公則魯人亦安能違慶父召季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公羊不為義而何休獨以為季子畏慶父權重後復為亂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而為此盟是雖無據而吾以為可信何以知之落姑齊地慶父利閔公之幼而終欲奪之季子察之審矣既殺子般而歸獄於鄧扈樂則安知不復殺閔公歸獄於人而自取之歟凡諸侯立不以正必待于盟會而後定固非王法矣桓伯而與鄭伯為垂之會制在鄭伯也宣立而與齊侯為平州之會制在齊侯也閔公之時小白方霸[illegible]公雖不當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前

戒別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吾所
謂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
後魯可爲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
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爲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
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於齊則季子亦
可挾齊令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
季子也

季子來歸

此公子友也何以謂之季子親貴之也內大夫奔
未有言歸者此何以書歸賢之也桓公之子四人
長則莊公也仲爲牙而謀弒公叔爲慶父而殺二
能殺牙以全公盟閔公以正慶父則人孰不以爲
親而願其還孰不以爲貴而倚其重曰是乃吾君
之季子云爾天王書季子來聘親貴之在上譏之
也魯書季子來歸親貴之在下賢之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化之